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朱鎮國家傳

鎮國將軍朱致規者

高皇帝舅孫益陽王寵淄季子也少不爲王所愛旣封鎮國將軍受室張夫人析居別第羸不滿百金歡然無憂矣之色一日詣所親家置酒高會盛帷帳供具歸而計之曰夫已氏起家田野與封君比入士不能令身名俱泰無若甕牖間人江陵縮轂巴蜀中具五民此鴟夷子皮之陶而卓王孫之汶山也於是取張夫人簪珥質

子錢家治產積居與時逐不數年贏得過當家近縣忽有驢數頭負米而人者市人一無所見遂以致富疑有神助云而好賓客蓋如飛鳥馬似游魚其舊居隘不足容更卜地他所而有奪之者凡再奪不爲校最後得善地大治宅以爲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不足信有所欲不避反支輒召工作之剗劓鉤繩黝堊楮牖皆以意爲師殊形詭製因木生姿文采璘璫霞駁雲蔚瓊甌厓隳磊砢相扶上下如刻畫爲青規平如掌磨礪如髹几月照之如波光其精絕類此客日益衆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堂列絲竹冶步儼眉豐容靚飾雲行巫峽漿送石

列

鎮

城或解漢臯之珠或遺漴浦之襟男女切躋觥籌交錯譜雙格五絹索尋撞九劍角觥雜戲遞奏歌笑謹呼之聲迷迭都梁百蘊五木之香聞於閭壘豪奢爲王門冠矣張夫人有心計造家功參半其卒也哭之哀食必祭手爲題其主至今宗人効之而間亦覽涉書史又善爲章草故遼庶人喜之數召至便坐奉卮酒爲歡卒時臨其喪輟所製金釭置柩前以示異其子憲熬能屬文至孫術埤斐然成章矣舊史氏曰列禦寇著書八篇以闡大道與柱下漆園並行於世其言國氏之富也偃師班輪墨翟之技也管夷吾晏平仲之肆也端木叔之達也

公孫朝之好酒。公孫穆之好色也。皆有道存焉。假令下士爲之。趣死地耳。今宗人束禁罔道。不得施用於世。聰明才辯。計畫無復之。姑有所就以成名。若鎮國者儻亦國民諸人之朋乎。此可與知者道也。

野泉中尉家傳

鎮國中尉野泉公者名懷垆

高皇帝九世孫也。秦王四傳爲臨潼恭王。恭王子十人。季爲輔國將軍。秉濟生奉國將軍。惟燔配趙淑。人生公幼而濶額豐頤。識悟逾人。從馮生所受書意不能守章句。督爲舉子業。不應同輩問。故對曰。明興二百年。子孫

千億如侏儒。坐飽囊粟。無短長之效。卽行如曾閔。才如游夏。誰與登文石。涉赤墀。展平生蘊抱哉。俯首吾伊。含毫沉吟。空自苦耳。于時許中丞康太史有玉臺金荃之韻。所製新聲。絲肉競奏。公妙得其解。分刊節度。細極黍絃。雖少年絕藝。工師老伶。微有乖越。指示莫不心服。關西人謂爲絃索董狐。性好客。客日滿座。漿酒藿肉。爲長夜飲。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士雖貧賤。徒步引與釣禮。尤篤宗親。周旋緩急。專以振窮乏爲務。食犬豕之食。衣牛馬之衣者。飲酒醖地。皆祝延之。公酒酣以往。大叫擣菹。一擲百萬左右。爲駭。曾不顧問。醒卽如數。相付。或稱

貸以給人稱公長者而坐是窘矣從父無子公當爲後
稍經理其故貲貲乃日起豪奢日益甚先是客睨公橐
亡何有掉臂去比復來或自訟公仰視屋而嘆富貴無
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自我失之自我得之等耳君不見蘇季子乎卽嫂與婦
前倨後恭何論他人事後父母朝莫定省奉養盡志盡
物與偶惠恭人和而莊念所生父母早逝歲時伏臘若
薦新告出入淚下沾襟古人所謂希見親不在已數十
年語及輒涕者豈不難哉藩祿不給朝遣使與諸宗計
便宜公言秦王當成弘時王祿歲萬石將軍中尉六等

不滿三百歲食七萬金今人且踰千歲食十五萬金度
支日訕久當若何人無四民之業不知稼穡艱難祿入
緣手盡請以七萬爲則均給之下知限制不恃參養橫
費上不虧主恩使者還報朝衆避其言晚年屏居郊垆
與三老田庚爲布衣交見流泉而喜曰是順理而行似
有智者動而下似有禮者鄣防而清似知命者自署野
泉老人謝遣他客獨諸故舊月有會修無算爵卽閒居
耽獨醒一夕轟飲覆掌中杯而卒孫誼滌誼余曾孫存
垆有文行知名于世舊史氏曰語有之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野泉公獨行一意不以

得失關懷視門客去來若蚩蚩之過前也濶達大度蓋
孟嘗君廉頗翟公輩所不及皮相之士不目公爲博徒
酒人幾希見爵位而無實者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
畜乎余于其答同舍復朝使語蓋重有感焉

朱恭僖家傳代

成國恭僖公朱輔莊簡公之子平陰王之孫東平王之
曾孫也東平崛起藩衛贊

文皇帝中興之業平陰以土木難歿忠義聞於天下迨
莊簡三世矣遭時承平不獲以功節顯獨被服道術兢
兢於當時之禁云

敬皇帝九年爲弘治丙辰嗣封

毅皇帝十一年爲正德丙子掌中軍府是秋虜入白羊
口京師震恐詔遣大將往禦之諸將皆綺紈子不習兵
相視莫敢發公獨毅然請往

上壯之命佩平胡將軍印以行聞虜退罷還人始稍知
公可備緩急矣明年丁丑守備南京寧庶人反有端遠
近聞者計莫知所出公與司馬喬公日夜畫攻守策賊
覘知有備不敢犯未幾就禽辛巳召還京會

肅皇帝踐祚奉命冊封韓王歸病卒

上輟朝一日贈太傅謚恭僖諸賻祭營葬如例正德時

列
卷之六十三
三
鎮
內外虛耗羣盜四起乘輿方爲八駿萬里之遊彼黠虜者豈能一日忘南牧哉然卒逡巡不窺內地知有公等在也寧庶人發謀始事所睥睨金陵耳假令非公居守公卽不交驩司馬有如萬分一士卒不豫附內訌而起其爲患詎易言不待兵刃矢石之間而功在國家矣公位上公衣食雅素無貴介靡麗態尤喜吟咏居嘗臥槐陰下操尺牘誦習如童子或時與姊婿李文正公相倡和使韓過函谷遇牽青牛者市以歸其好奇類此論曰余蓋有營制疏云

高皇帝監前代強臣握兵之害以內外兵分隸五府府有正有佐三人

文皇帝北伐旋師結營團操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號三大營實皆五府兵耳故有五軍營之名正統變爲十營弘治加十二又增東西官廳然舊營中尚有老家軍之籍五營名自在五府意猶存也府各設將事權不偏營各統兵分數易明將將將兵計莫善於此自仇鸞貴幸分宜阿邑請特設戎政廳內外兵悉授於鸞而二祖分營分府之制漸盡矣賴天幸鸞蚤歿不則國家之禍寧在虜哉繼鸞者多避忌而不敢練以一人掌十萬兵而不能練真同兒戲矣誠如舊爲五營以五將練

之仍以文臣覈之兵練者舉不者斥免賢不肖強弱易見互相奮勵兵必可用有警然後擇大將佩印出師事竟則將歸於朝卒歸於伍此二祖良法美意也當事者於禮節等威處置失宜浮言肆起卒從寢罷夫功臣後裔生有師保之尊沒有贈謚之典累世皆然惟成國一家恭僖易名義取敬順事上小心恭慎令當今戎政能復毅然請往如鄉日意氣耶余爲公傳竊拊膺三太息焉

顧貞白家傳

周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

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顧氏先有雪坡道人者辭侯封其言行大要洗洋自恣以適已至其孫貞白去勲衛如釋敝屣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繩其祖武殊塗同歸豈非漸陸之鴻羽可用儀者哉作貞白顧公傳貞白顧公者江都人也名承學字思敏別號邗野其先楚湘潭人勝國有千二公賈揚州遂家焉其父百四其子萬一皆贈夏國公夏國公名成從

高皇帝行間累官至都督僉事著功于貴州爲最

文皇帝時封鎮遠侯卒贈公謚武毅傳五世孫溥嗣謚襄恪溥子仕隆嗣謚榮靖仕隆長子寰嗣謚榮僖次子

宇從家京師父以先墓在揚州屬宇歸奉祀宇三子伯承光季承烈仲卽公寰卒無子以承光嗣侯而公少治易爲郡諸生是時承平久侯家子日爲飲食而無事類多白癡或生貴甚走人於庭避人於涂廣陵都會萬貨之湊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高訾賈人華侈相競大家雖滲樂而從之三者往往而是公獨擗節退讓隆師親友無羞亟問讀書談道恂恂若寒峻士郡諸生徐綦伉厲守高詘指而事之北面受學馴謹儒雅名駸駸起鄉校中矣初娶於何生子大德何蚤卒王母徐夫人子之徐夫人卒大德晝夜哭遂病狂易跣而之市嚙

市人面入居王母喪則否頃之竟歿公哭母復哭于毀矣繼室王夫人生子大猷王父抱之喜富貴所自有所不知者子孫也手書壽孫二字貽公公櫝而藏之朔望禱於神吾大人長撫此負牀之孫分甘繞膝爲歡也父卒哀倍喪母時毀滋甚見者心傷之久之省兄京師屬當爲錦衣衛勲衛兄具奏請公辭書生文弱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兄不可凡世臣支裔稱勲衛蓋冒耳義嗣者爲正然猶家戶所有自義嗣外更許子弟一人爲勲衛惟二公三伯一侯侯則吾家此

列聖殊特恩數也曠而不居隱君之賜且無以明祖德

公乃就除平晝閒居喟然自嘆不見柱山之木乎年已
長矣苦夫匠人以繩墨按規矩刻鏤我者不能暮年乞
歸與故人徒步入里門邑長吏以輿隸來不受令家僮
舁籃筍而已侍御史沈公按部過公固謝不見明日再
至強而後可將有所咨問公陽爲不省以他語對沈公
益稱公長者不容口勲臣家監奴恣睢市井人不敢忤
視公繩制嚴道遇菜傭乞子必讓不者重則逐輕則朴
榮僖之卒也諸昆弟悉取珠玉錦綺公第收圖籍及先
世遺文國朝典故故公藏書爲富嘗語大猷聞之
高皇帝御奉天門見侯家子爲散騎舍人者衣新衣問

曰直幾何曰五百緡責之曰此上農歲入也而曹不織
而衣作法於奢災及爾身何日之有余自少至今非接
大賓未嘗去布衣食常豆飯藿羹惜福當如是耳然所
識窮乏多方周之不厭其數稱貸者不責子錢或併還
其券歲凶舖飢人掩暴骨不可勝計師徐綦學使者試
上等當受廩其婦翁周龍亦當廩而名在綦次綦讓之
後竟不偶年七十貧甚授衣授粲沒爲斂葬心喪三年
四明諸生余紹元會稽簿李憲章死無所歸爲治後事
而復卵翼其子居朝不好面諛貴戚有勢在已之右不
欲加禮居鄉當孔道貴人往來雖故知不通謁婚姻有

列
以富盛自矜者不能忍見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數十家甚不喜訑者言政議直指舉人之過事已輒歡如故不善酒或強灌之面赤倦臥而耽手談同好張東海何夢元以此日相過不較勝負取自遣耳兄嘗請告還里朝夕依依如童稚時恣所欲以順適其意病則爲嘗藥問卜禱神與事父同事丘嫂胡夫人與事母同兄還朝與弟送之南譙中道流涕有頃而後言曰日者見兄燕邸殊不勝勞今年至體力復堪此乎願言自愛還而視之去而顧之左右皆動色三年春弟生日置酒爲壽酒半蹙然曰人生如寄遽廬傳舍非可常守也

客怪其語不祥明日飲友人所吐黑水如墨數斗百方療之不起其性友于兄弟乃知前所云然正永訣耳四境之內薦紳以下至長輓者故畢曰顧公君子人也而其賢者按謚法不隱無屈曰貞外內貞復曰白與公生平合私謚之曰貞白子大猷夙惠旣受書則命之曰其人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孺子母以敏而不好學倪寬帶經而鋤路生截蒲而書黃霸桎梏受業甯子夙夜倍功豈質不若人哉學固不可鹵莽滅裂爲也已而善屬文則命之曰母多奮辭而寡可信古之作者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可以尊君

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是爲
大儒已而多少年遊則命之曰器惟求新人惟求舊鄉
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之
耆艾而惇尊嚴而憚誦說不陵人意知不愈於後進乎
最後見大猷讀史記又命之曰太史篇終自序廢明聖
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余先世開國承家詎出漢功臣侯下頗欲倣
龍門爲表爲世家以詔後人忽忽不就是在孺子篋中
藏書具在吾且待子而瞑大猷爲勲衛不半歲歸無忘
公所欲論著殺青且竟矣舊史氏曰宋子京傳隱逸以

挈治世具弗得伸或峭行不屈於俗其於爵祿汎然受
悠然辭者爲可貴非夫謏薄枯槁而驕語巖穴者也余
見顧公遺像廣顙美鬚神姿高徹如千丈松雖磊珂有
節且施之大廈可任棟梁之用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其
視朝市若將浼焉方之古人於貴介中何幼道謝宣遠
之流與郡乘傳公篤行士林謚公貞白不虛美矣

高司徒家傳

太子太保高公燿字子潛其先小興州人也明興徙實
畿內遂家清苑傳七世爲霍丘令顯宗生公公少有成
人度弱冠舉進士縣官方事土木神仙對策直言無隱

列
當事者恐得罪不以聞然猶寘上第除虞部主事有清
江漕艘之役蓋利藪也用廉智自將改銓曹累遷爲文
選郎所拔擢皆民望遷太僕少卿會虜內侵烽火達於
竹宮入衛兵四集所需馬倍常額公給用無乏遷光祿
卿其僚與中貴人相水火中貴人誣奏之詞連公客語
公宜善自謀公不可身爲正卿事與官屬共之何得自
免且吾安能爲闡寺左袒有詔就吏訊卒如初因受罰
調叅政河南居頃之遷南太僕卿順天府尹南戶部侍
郎已爲北戶部考最尋爲其部尚書而諸殿闕災
上御西內征繕禱祀日繁北虜東倭數爲患軍興迫遽

事充政重歲賦誦十之五

上益明習天下事齋居淵默雷聲大臣數被譴司農無
當意者朝不及夕公精知略咸當窾會所建白計處國
用八事黃冊事宜十七事漕運六事理財十四事應詔
陳言八事定經制十事疏軍餉六事覆條陳五事國體
人情斟酌損益交相得也

上悉公朴誠倚之如左右手寵禮有加特命郊廟視牲
者三代行祭告者二十有五賜金幣不可勝計謂其有
成勞也晉太子太保冢宰缺

上秘問閣臣耀何如卒不得則有故矣公外若易與而

中實毅然卽

上盛怒督責不爲動嘗被手勅取雲南新錢執奏非正供又取鹽引銀十萬公言鹽課六十萬餉邊猶不給何可他出無已則以五萬進

上詰問鹽課歲百萬何不給之有公復疏其詳委

上乃已御史言倉場召商事多盤情實公格不行御史大失望而

世宗崩

穆廟初年有所更置憾者乘之公不免人言歸矣歸二年遭父喪祭葬如禮

今上御極洊更諸大慶存問故老有司數以公應詔築室城東隅種竹蒔花嘯咏其中當路先脩謁者始出報謝無所造請或以事谷公關一邑利害如建麗譙廢條鞭審馬戶侃侃進言鄉里德之行年八十有五而沒所著高太保集藏於家子七人以科第起家不專繇任子貴也孫二十有二人其三孝廉子姓多且賢畿內談祚胤者高氏無兩焉伯子奎以令高第擢州郡守與余善舊史氏曰余偕計時從道上望見公七尺魁岸脩眉廣顙而豐下美髭髯後謁公里居言論風旨務歸長厚先進君子也嘉靖之季司徒則公司司空則豐城雷公

上所倚辦最重司空雅文辯惠公質厚少緣飾其區畫
調劑良苦好事者不設身處地求多兩公過矣國家文
臣一品改玉往往得之遲暮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
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故
閣臣也六卿獨公一人三十三年至其子孫之盛殆有
過之天所開右非偶然矣

耿恭簡家傳

耿先生名定向字在倫黃州麻城縣人也春秋時以國
爲姓至漢名臣相望子孫散處江淮間迄明有國寶者
攜仲子必安從

高皇帝起義以功授濟陽衛千戶伯子必順卜麻城之
太平里家焉五世爲鳴甫公大振六世爲靜庵公金生
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定力季子定裕鳴甫公父子雅
行躬耕里中目爲隱君子先生生而明慧甫脫襁抱卽
朝夕王父側不離王父時置之膝上一日問曰人何者
爲貴遞數之極公卿而止更問其上曰惟聖人耳先生
拱而對曰兒他日當爲聖人王父大驚此兒定非凡流
七歲王母李淑人卒哭之哀旣葬歲節必展拜其墓十
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里而遠聞王父計奔歸哭聲不
絕哀感路人二十爲邑諸生邑令金勿銳敏而未練事

都試諸生先生具白利害幾五千言令奇之拔第一人
久之舉於鄉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奉使者再稱不辱
命詔選臺省官鄉人馮公爲少宰諷先生一見先生謝
不往已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當國其黨吳太宰鬻爵
無厭臺省嘿嘿取容先生爲太宰彈事語侵分宜

世宗斥太宰而分宜疑畏遣人偵先生所往還姜廷善
胡正甫諸公皆補外知交屏迹先生不爲動其年巡東
城嚴良賤輿服之等謹問里童蒙之教省訟便民平反
重辟若干人已按甘肅著巡夏約法三章七月改視南
畿學政所舉藩臬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

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爲世聞人而司馬王公崇古
負俗之累先生特異其才推轂之卒立功名邊陲間往
御史出分宜宴好有加幣希千金謝先生第爲尺素書
報因以二人薦其一爲江陵相此異日可以代公其一
爲羅維德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門下客
盡亡匿獨維德數過存之分宜嘆曰識君晚矣向耿侍
御曾語我我何顏見二君已抵南畿毅然以斯文爲任
獎名檢黜浮華隨機立教賢愚僉受其益又建崇正書
院著會儀遴十四郡髦士羣而教之而令太史焦君竑
等領其事士習爲之一變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廉其

清鯁薦之徐文貞公召為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下獄先生草疏申救文貞曰是愈磯也乃已新鄭相與文貞卻御史齊康阿邑詆文貞先生慨然邪正消長之幾安得無言露章按新鄭罪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趙璟構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為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也僉謂某嫉之不斥必且亂政宜門下穆宗為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不能容矣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率會同無異議撫臣謝公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公道行先生疏白之撫臣職在肅吏治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見人才之難故其

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江陵深相獎挹誠為天下得人顧其性喜簡淡吐握之勤不逮閣下十一願更與進焉反覆數千言拳拳以推賢援能為意已晉太理丞尋乞告歸文貞既謝新鄭起田間攝冢宰事快其宿憾謫先生判廣西橫州二年新鄭敗用臺臣薦起屢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江陵初執政屢省率作其流苛急少恩先生規之不相入尋遭母喪歸奉太公居龍灣莊竭力耕田以供子職孳孳日之不足也服甫除而江陵因人望以故官起撫福建先生疏辭不報太公更艷然乃公方健食何

其江
後寔
也而
也而
也而
也而

害趣治裝爲含涕入閩先撫臣臨武劉公以閩濱海卒
有緩急何所得兵食權商稅課積逋清隱田稍稍贏矣
南海龐公悉罷之先生裒益其中兵民胥不病而方田
之令下手模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意匠八法布之不數
月報完事集而民不告勞已一官民則立條編籍凡田
口所應輸庸調錢穀窮鄉細民得知其數猾胥莫能高
下手修保甲鄉約法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訓誨之
賊林道乾四出剽閩廣間勢張甚而東埔諸寨酋爲聲
援我兵得銅銃一是東埔鎮器相傳言失之者災酋憂
懼不知計所出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

人乃以歸之酋踴躍如命賊遂不復犯閩界閩人頌之
先生不自以爲功受賞最下已遭太公喪歸所舉今中
丞鄭公汝璧輩皆有公輔之望而爲常路所猜嫌者識
者避之服除則江陵已沒臺省連章薦先生起左僉都
御史尋晉左副都御史皆佐院事陸莊簡公爲御史某
所誣先生上言光祖者舊未可輕弃而新進好事者爭
搏擊爲名高先生陰劑之甚者廷諍之保全善類甚衆
已晉刑部左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再乞休不允
以御史諫言不合體例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
年徐公元太周公繼部議持先生言是又言先生道義

禋身忠直許國立朝大節中外倚毗不宜去先生年漸高復善病去志日堅獨闡張鯨熒惑儲議未定義不忍坐視因上書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官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其後罪則諸臣敢怒而不敢言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目不能瞑書報聞而先生求去益力召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復辭凡九疏始得請旣歸四方學士從者如市問者如扣鐘所撰述發明言言布粟藥石也邑

有天臺山數攜羣從考德問業人因稱之天臺先生叔子以奉常予告侍行先生俄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歸而寢疾疾劇猶衣冠匡坐與門人論學如平日頃之假寐而逝遺命毋乞身後恩臺使者以聞

上采廷議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先生髫髻與邑孝廉彭公甫共學公甫學先主敬規行矩步先生以道在明倫爲著五倫圖說兩人相切磋甚至公甫疾革執先生手訣曰以君之才雲蒸龍變自有時第孰爲君益友者先生雪涕而誓必不敢負及爲行人仲子於道有悟矣先生舉羅文恭語相質學須得靜中光景仲子厲聲曰光

景安在爲之憮然因攜入都從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
游嘗共仲子飯忽契王文成良知之說仲子亟謂兩先
生吾兄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歸而習靜五雲山語仲
子一身皆知體也柰何耿耿於膺耶仲子曰通天徹地
皆知體又何但身先生唯唯居恒以良知直指本心簡
易痛切有功聖門後學請祀之孔廟而王氏之徒一再
傳後竊其頓悟便其無檢生心害政漸不可長宜有以
維持撥正之故其學以孝弟爲本以默識爲先以小物
必勤爲徵驗某子甲持論虛勝玄遠先生結方外之契
晚節頽然自放辭而闕之不遺餘力邑西偏土風朴茂

不見可欲擇處莫如斯矣是以有今黃安縣移家聚族
焉先生沒某子甲身名俱喪麻城俗靡蕩殆不忍言夫
然後知先生見幾早憂道深而默相世教功長遠也先
生官八座家無長物黃人語曰尚書宅刺繡帖言其庫
隘也而自爲舉子赴鹿鳴宴同儕製綺張蓋以明得意
先生布袍自如河西奇寒故事中丞以貂裘毳帳來迎
戴中丞不可耿公古道人也母用俗禮相溷先生引爲
知己往還一敝篋自隨而同人以石經贈喜而受之道
見昇者暑中汗浹踵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輟
以留洛陽學宮母生日享客有盛饌鄱陽史公爲比部

見之嘆曰富貴移人拂衣走出先生拜謝過後會史公語其故史公怪問爾時何不言先生曰恐人以余不喜聞過故不自明耳史公揖謝先生愧知子淺也家婚姻祭葬一準古禮而以學得之彭公甫爲子室其女其慟仲子也若失左右手季子有至性而瞽家政百爾咨之兄弟娣姒怡怡如也子姓循循如也童僕訢訢如也門下士斌斌如也環先生閭而居者父老瞿瞿如也稚孺爰爰如也化導非一日矣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敦學商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家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若干卷蓋奄有文成之美云李生曰余自史官出爲陝西叅議分部隴右耿先生時以太僕詣闕從郵舍中進謁先生示余謠俗邊政甚悉比入隴先生清風惠澤往往而在有餘師焉余侍教君子衆矣容貌詞氣一見而使人心服意消閔時憂國憐才服善疊疊不休則蜀趙文肅吳王司寇先生三人耳楚材自昔爲盛其在本朝名位與先生等埒者若劉忠宣夏忠靖何減古人至論學術先生尚矣於戲夫寧獨楚也

陳司馬家傳

陳司馬名瑞字孔麟閩長樂人也舉嘉靖癸丑進士除

行人擢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是時都御史鄢懋卿以分宜相黨被命總天下鹽政所至有司共張如王者日夜輦賂賄相屬於道公上疏言商困狀

肅皇帝覽之色動懋卿小戢已按蘇松常鎮四郡四郡大水復疏罷諸征斂斥汰貪吏若干人糜食餓者恹療疫者殯埋死者吳人歡若再生而公已當代交上書乞留所司以爲非制

肅皇帝特報可更一歲吳人度不能再留公詣行府攀號道爲噎相與貌公而祠之今四郡山水佳勝公祠輒踞其上報賽如一日已遷山西督學使所

遷河南叅政廣東按察使以母喪歸服除補故官累遷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四任皆在楚而江陵方貴盛其戚黨交遊躋膺仕爲奸利宦楚者竭府藏以充饋遺公勢不能無往還然率出奉稍不以損官若民而江漢數溢益繕治隄坊數千里民得耕而食大崙山與江西隣稱盜藪置帥一人守其地迄今無桴鼓之警焉先後楚凡八年召爲南京戶部侍郎尋徙北刑部已晉右都御史刑部尚書皆在南會兩廣制府缺詔公爲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督軍務居頃之以平寇功賜飛魚服及白金文綺嘗議請復烏艚船通鹽利兼資其力捕虜

事格不行而江陵已沒中外告言姦黨快其私憾斥逐
一時大臣殆盡公遂中白簡

上寬之予致仕凡七年卒伯子長祚以兵部職方郎九
年考最爲湖廣叅政不一年病免薦紳學士稱其操行
尤著舊史氏曰江陵之事蓋難言矣天下胥目江陵爲
姦臣夫江陵救時之相也自頃西虜東倭燧一舉而朝
衆相顧失色小吏遠臣羣起言國事莫知政之所出令
江陵在有是耶江陵獨行一意烏得爲姦姦不可加江
陵柰何舉其共事者悉以姦黨錮之乎彼生於楚宦於
楚爲江陵構怨者有人也余里居十年司馬已去楚楚

人頌司馬寬然長者至其子甲則唾之然司馬卒廢不
用矣司馬不附分宜黨俛得無敗其爲德華亭鄉甚盛
僅就常調外補晚乃以江陵墮其聲豈不悲夫夫爲江
陵構怨者或獄或戍或爲編戶食貧公獨得致仕衍
衍林泉子孫多賢且貴大道固有知也世貴耳賤目吠
聲射影以一肯掩終身如司馬者可勝道哉

何太宰家傳

何公名寬字汝肅浙江臨海人也父從良爲掾史文無
害除進賢尉公從之就外傳進賢萬太宰傅司寇者見
而奇之他日功名不減我輩年十八補邑諸生汪中丞

徐文貞為督學使以國士器公公亦自負篤志於學泛濫六經諸史百氏之書而於大學衍義尤所淹通輯錄為六卷曰此應世宰物之具也庚子舉於鄉庚戌李文定首拔公成進士第九人觀政大司馬省中嘗入科接本給事中據案不即迎公止不前俟其起然後入成禮而退拜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諸郎多以文酒山水自娛公取律令讀之丙夜不休或笑其迂毅然曰民死生關三尺法奈何使刀筆吏輻輳欺我為奸利已遷浙江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皆不離故局而廣東司稱最劇京師諸獄咸隸焉有富人殺人而薦賄故出者卒抵罪

一幕官與部尚書有連受賄翫法尚書庇之公不可少司寇曾公故亢直不阿常日屬何郎有大臣風槩事恒容焉六載出守成都成都在省會領三十二屬案積如山公至越月庭無留牘口授吏數十人操筆書苦腕脫也早則步禱於神雨立應如此者再三殿災采木於蜀蜀人大困成都以公故民不告劇已杜囂訟懲豪右逐貪墨嚴干擷有盜魁亡匿十許年購求莫能得詣公自服旁郡以盜帑金典守株累繫者百許人一日部民訟爭遺金公疑金非民間所有訊之則盜旁郡者繫者得釋民亡子訴公公言而子在旁邑其所諸生以試事謁

公卒問之而邑令杜門三日何爲諸生不知所對迹之
良然駭若神明至其撫循細民若家人父子興禮教崇
獎後進循循如也五年擢湖廣按察副使司屯政鹽法
釐弊殆盡景恭王之國其下人虎而冠荆世子見告諸
僚莫肯任公獨身案之尋移廣西督學衡士輕重較然
當衆心半歲而畢諸生多造請有司甚者誘夷爲亂刑
之無貸諸生顧化絃誦揖讓侔上國矣尋遷河南叅政
督儲京師故事輸金者稽故不卽納以給商復侵牟十
一公朝以入則朝以出夕以入則夕以出管鑰封識宛
然商歡呼聲徹廣內尋遷湖廣按察使以父計歸楚人

喜更得公而恨失之服竟當事者復除故官以慰士民
之望益飭廉隅精請讞中外舉異才章滿公車擢僉都
御史巡撫福建下車省牙卒散召募一意練士著爲兵
大將軍張元勳言其不便公持之堅汰老弱歸農而簡
肄其驍勇者裁諸賞功廩給浮費以食之士投石超距
一當百矣粵賊歐老寇彭湖提偏師潛入其穴賊夜驚
散八閩桴鼓不聞而務爲節儉與民休息其他征徭蠲
六萬金減丁米十五司農議以所蠲爲邊儲公愀然曰
吾冀閩民少寬一分之賜耳如以餉邊孰若以備閩緩
急力請而後可三年入爲大理卿先是有二裨將坐事

法當逮問廟議惜其才俾領南兵戍薊門公爲竟其獄
遣行而新鄭江陵二相有郤新鄭門人御史杜者以爲
出江陵意疏劾少司馬谷公薊帥戚公詞連公公遂歸
亡何新鄭去御史黜臺臣訟公寃卽家改南京副都御
史督操江會盜抄蕪湖中丞監司以下遞受罰公按部
察要害布水兵增哨船明分守定期會覈功罪設荻港
都護城濱江諸邑之無城者法視閩加詳而蕪湖盜先
後捕獲數十百人大江千里估客安枕已遷工部右侍
郎尋進左河奪淮潰爲漕道梗與河臣合策防淮疏河
漕始通所建白若織造抽分軍器諸便宜迄今賴之以

乾清宮河橋成兩受金幣之賜滿考遷南京刑部尚書
故公所筮仕地精敏絕倫有韓兵馬聶舉人麗于法而
貴人爲居間者一無所聽吾鄉爲郎不敢以尚書故有
縱舍今爲尚書不欲使諸郎口實且吾官八座年踰耆
夫何求焉而徇人以尸其位因上書乞骸骨不果尋改
南京吏部當計吏司業新建張公以諫江陵奪情自經
廷出脩憾未已將中之削籍公謂楚人深於怨宜薄處
以殺其怒而私語子大縉是舉也吾失江陵意又不能
爲德於新建無以解好事之口皇天后土鑒此心耳御
史知狀糾郎鬻獄者因以罪公尋得白復上章乞骸骨

不果三上江陵調旨予致仕既歸跡不入公府借二三
故人觴詠斗室中風日晴和籃筍偏提遨游雲峰桐栢
赤城間歲時朔望朝衣冠北向稽首呼

天子萬壽以爲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三恒言當官自
常祿外交際皆私也況莫夜之金乎自爲舉子恥關說
卽父母之命必遜謝之聞有營帥負才名公業薦之舟
發而以米二百斛餽公怒曰而才名皆繇此致立削其
草鄉人有爲郎遭父喪者致十金壽公公訝之是將爲
大計地耶察其政果多謬因去之其於廉吏直臣推轂
不遺餘力若朱泉州炳如詹御史仰庇惠安令某齟齬

權貴而特薦於朝識者避之所甄拔自督學粵右以來
知名士後先相望在蜀則楊太守沂少司馬梅友松趙
可懷其著者也遭父喪柴毀孺慕事母備極色養伯兄
潮州守寵卒公乞歸養按令甲不合而止先世所遺田
宅悉推以畀母弟窳其從弟宣貧蚤歿爲二子受室治
生而拓蔡家畧守冢舍置田供伏臘費置義田六十畝
給宗人婚葬母黨各以親疎歲受賜有差少司空金公
爲公子婦翁篤論君子也稱公生平慕趙清獻包孝肅
本朝耿清惠王端毅之爲人殆庶幾焉詩法建安開元
文法廬陵南豐云少讀書三山賀氏塾中怪見廳事驚

日陽間有大貴人遽返走卒之日無雲而雷雨驟下人以爲異子大縉有父風今爲郡守舊史氏曰余束髮歷三朝見爲相有權力者若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去位則同時大臣多以黨人見斥不復可辨太宰公兩仕楚有聲江陵用之自出公議及爲太宰考功郎以列卿左官覬覦舊物望江陵風旨甘心新建公不能奪郎後顯庸未有些言之者獨於公求多何也公自免在江陵先是亦足謝衆口矣余深悲其意而具論之

張司徒家傳

張公名孟男字元嗣河南中牟人也少讀書郭外僧寮

寄徑廢河白晝行旅斷絕公恒以雞鳴中夜獨往來若有物前導者卽雨淖不塗足同舍生跡之大驚知當似其遠祖矣蓋公之先十二世有仕元爲禮部尚書者云舉進士除廣平李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氏精急高氣勢報仇過直輕爲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易寬恕無鍛鍊周内以立聲名廣平人去後見思旣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詣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爲期質明謁中丞就邸中治具饗公比出而侍御史恚公失期是夫謂旦暮給事省中据我

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郡事白擢順天治中已徙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尚璽丞治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裹牡荆馬首前唱喏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荆左執胡牀而已尚璽丞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爲之語曰張公三宦騶減半宦無厚橐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旣召用頗脩郤而儉人爭寘力焉所舉進士爲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許人貨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蝟蟻矣鄉人河內

武安之屬數招權顧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他一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對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文襄姻家與公抗志清劾外絕榮競譽輯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疑然也會先帝晏駕梓宮在殯

太皇太后暨

仁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文襄籍人

列
 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駭馬之文襄邸入其門無人
 門焉者入其閭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沾袍悒
 哉諸大夫遂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
 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士之甚勇之甚何
 為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簞食與四脰脯祖文襄于
 郊文襄下韋藩木楫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
 若熱之有濯也譬以為席鞍以為几大嚼而別江陵執
 政有震主之威薦紳岐意於楚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
 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疎乎君子比德以贊事不
 引黨以封已吾充位九列無職兢焉即私見何所置辭

長安弈棋吾貫習矣俛眉承睫諧附貴勢今安在哉殷
 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為丞四年遷少卿
 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
 言江陵遇公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相見
 知柰何負知己江陵物受禍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
 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卿為少司空皆在南京三
 年考績以少司空行通政使事又三年為少司寇為左
 司徒踰年為南司空未上移南司徒

上不視朝中外言事多報聞罷或留中公為通政疏言
 祖宗朝日一再御門臣司日取事重大者請與諸大臣

面計可否凡臣民封事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三日又
摘起數引奏者至御前承旨下之諸司

上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星辰繆越坤靈震動年穀
不登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臣聞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
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
者人絕之羣臣久不見至尊進無所關其忠退而上書
置不省覽人誰受命下闇上聾幽隔鬱滯天地否塞不
亟采納施行欲以未撥災異必不得之數也日者粵人
翟繩祖輩稱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喜彥科輩訟故令
曹世卿冤頌繫兵馬司橐籥不繼莫必其生虧損盛德

臣職在喉舌責望所歸不任款款之忠

上稍爲聽受而中貴人關說者謝絕之妄加詆謫居一
歲譁張杜口覆沒信眉則誦聲作矣留都賦積逋巨萬
公請重總督糧儲之權課殿最憑黜陟于是飛輓鱗次
歲入數倍可支七年而諸郎分權者如蟻附羶爲量豐
約均勞逸差先後遞出入金夫不便也嘖有煩言公力
謝病歸散髮衡門若將終焉中外推轂舊臣以公爲首
五歲起家仍故官疏辭不允旣至主者白金不滿五萬
財足兵兩月餉夏賞不與焉公酌緩急定期會權貿遷
通有無迨夏而稟賜一無所詘士不呼庚癸商不得射

時收倍稱之息府庫倉廩有贏而島寇播夷作難宮殿
 數災少府水衡時取給無乏長子早世守藏吏以百金
 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然柰何以私喪廢公祭
 夫仲尼之于伯魚非耶卻不受脩倉席竹故取諸司空
 公覈得贖鍰二千建府軍左倉三廩司空不知也久而
 司空嘆曰廉不為名公之謂矣六年考績加太子少保
 益感奮孳孳公家之務既病議分水兌支倉儲及豁除
 虧折諸大利害伏枕具草以是勞瘁日甚凡五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而最後病力慕史魚尸諫為遺疏屬其子
 上之曰臣頂戴曲私越從洿泥歷事三朝年踰七十朱

想見
 文忠
 笑

博翰音實愧于懷臣故羸劣善病從間以來逆害飲食
 寢以沉困恐先狗馬填溝壑不能輸寫心力仰負隆天
 重地之恩視不可舍伏惟

陛下初載覽總大麓經營天物政非惠利不圖於心制
 非舊典不訪于朝百工允釐方垂無事今殊不然臣備
 員地官所徵賦於天下什不及一皆鬻男女割肉骨之
 餘也臣以催科為職臣職不廢而民病矣民為邦本聚
 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頃者中人
 四布伐山竭澤算及雞豚戶口消亡諸臣法言異語交
 滿公車臣何敢贅臣在官言官天下之財止有此數財

一第
系西
絕妙
文字

之所生止足其用諸所興利豈有異術率巧名以熒衆多方以剝下民之所有不增而官之所收印廣所有不增則不得不侵正賦所收印廣則不得不浚民生民生訥索而正賦又不敢闕此臣所以持籌嘆息一日不能安其位也宇縣水旱薦臻京邑死者枳路上方珠寶之奉河隄楗菑之費歲無虛日六戚不保甘爲盜賊夫經大業者不在兵威而在德澤濟大用者不在利權而在人心弘大統者不在邊疆而在中國西夏底平緬酋授首倭闖藩籬敗之絕域至神武矣曾不足補中國之虛耗解萬姓之怨讟土崩瓦解勢甚可虞宜沛德澤收人

心強中國永延令緒要在

陛下一身無遠求也郊廟朝講曠廢幾二十年六卿九列百司庶府閭其無人鞠爲茂草言責官守之臣仰屋慨嘆流涕相對診視妖孽書不絕上史冊所罕聞見陛下無恐懼誠心無脩省實政第傳旨云宮中儆惕令臣下致齋耳

陛下果有誠心實政當復郊廟朝講如初年寒暑不輟然後引進羣臣甄別邪正去者與衆捨之勿開僥倖之路留者與衆用之勿滋屈抑之恨爲官擇人不因人而廢官爲事責官不因官以謀事撤中使錄舊德停採造

發帑藏以代常供則德澤暢人心悅畝畝皆爲囊篋閭閻皆爲金湯隱憂博禍庶有豸乎

陛下聖神高出百王失此不爲至於根株交瘁兵食并訕雖欲改圖無及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無善言而切哀鳴非哀其身之歟爲

陛下抱杞人之憂耳伏惟憐察疏行明日而公卒士大夫讀其言而悲之司寇趙公偕諸寮奏公清忠大節羽儀表著宜有殊錫以旌鴻碩

上下禮官議其宜贈太子太保遣內史治葬祭有加等公齟而失母未仕而失父深用銜卹入廟展墓諸哀端

所觸涕數行下事仲父季父如事父母所居圖史凝塵飲食衣服器用猶惡終鮮兄弟同氣之親綴食弗殊婚姻鄉黨施各有差年位彌高不豁平昔時意中牟有加賦數十年物力因以彫剋白當事者蠲除之邑人歡若更生比戶尸祝焉口不言人短所獎拔材俊士甚衆士無知者或知而稱謝自詭曰無有鄉所擠公侍御史後亦官卿貳見公夷然無幾微之間喜愧參并嘗讀書至克勤於國克儉於家極賞其言服之終身中子孝廉民表有文學虛靜恬淡宅心事外人倫之勝業也舊史氏曰昔者鄭楚之構也舉國若狂使鄭不可得親易使楚

確於
照身
古今必
不可治
之身
盲

不可得。疎難。余入仕四十年所見俗之移人約有四端。理學則貴虛無。騰口說。廉介則崇矯激。夷等威。讜正則多建白。競攻擊。敏達則事繳繞。擅紛更。張公有一於是乎。司馬子長稱萬石。建陵張叔其人皆長者而病塞侯。微巧。周文處調。漢興削觚爲圓。宇內日化。及乎武帝朝。稱說天下長者止此耳。當今之時。乃有張公。豈易也哉。公素好史記。繕寫數過於中。有深會矣。

王司徒家傳

王公名好問。字裕卿。永平樂亭人也。父艾矣。無子。禱於泰山。始生公。骨相殊異。胡僧見而奇之。稍長。善誦書。屬

文。居母喪哀已。補諸生。從中岳柯公。究性命之學。貢入辟雍。遂登鄉書。邑令迂諸郊關之外。以鼓吹旌旂前導。謝不受。餽之粟百石。復不受。已舉進士。除太常博士。父喪哀幾毀服。除貧無以治裝。邑令餽金十鎰。卒不受。謁選人。仍故官。時分宜用事。寵賂甚彰。獨公久不調。公作太常先生傳。自嘲銓曹。以是知公。選爲御史。視南城豪某。上元張燈于市。觀者相蹂踐。死疏劾之。緹綺帥陸方貴。幸爲關說。不許。按陝以西。聞套虜入犯。并道之官。將士知公來。悉力拒虜。虜遁去。

上好方士家言。四方爭言符瑞。隴右以白鹿芝草進。斥

列
之再按山以西罪榆次人獻天書者一夕心動命有司
慮囚所理出千餘瘞溺者骹骼纍纍也請罷陽城鐵稅
民大悅繼母喪喪之如父若母隆慶元年除故官覈中
人漏軍器三萬有謀督京營兵者抗疏言是將爲劉瑾
王振也中人震恐鼎革之際所建白悉關大體其著者
止行幸重孝思勤聖學肅戎政海內誦之遷大理丞歷
左右少卿平亭疑獄人以方張釋之于定國遷太僕卿
廉得監收兌發多所乾沒汰之著爲令邊臣數請馬價
持不可遷南太常卿召入爲通政使以考最遷少司空
領職如故治奸人闡入奏者讒說不殄行矣已遷少司

寇少司徒有所不合乞予告不得而以次遷御史大夫
司徒皆陪京汰冗費得羨二千金官屬廩廩侵牟計塞
歲饑米踊貴亟發倉粟以賑不待報卒無脫巾江南北
餓莩活以萬計人以方汲黯會聞兄太守喪哭之慟遂
病乞歸歸而展墓哭更哀不起矣公折節爲恭儉望之
知其長者至於守正行志不允豫奪常也卒之日衣財
數襲書千餘卷而已子三人有父風渾然爲比部郎最
知名舊史氏曰嘉靖慶曆間相臣之變凡三好佞而黷
貨好清議而寡實用好綜覈而過苛繞士大夫追趨逐
嗜波流草偃中行獨復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者王公耳

居恒恂恂言不出口其所著春煦軒集抑何斐然也賢者固不可測哉

少司寇宋公家傳

少司寇宋公名仕字汝學平原人也舉辛未進士初仕衡水令巨璫馮保家深州所置田宅與族類媿屬盤互邑中公一切繩以法保銜之詭語當事以勝劇調遵化遵化中丞治所距督府帥府不數舍將迎供億騷然煩費至則謝饋問裁浮濫清租挈祛宿蠹新學舍訓士以文行相切磋諸材官良家子弟時肄習之文武斌斌並與是時大帥有與援權出文吏上獨敬忌公裨將以下

聞風相戒有不善懼爲公所知公以時出塞察彼已情形畫攻守之宜當事者借籌輒中六年用治行高第徵爲侍御史無何有父喪服除還臺出按西川履畝定賦除其三弊而民困大蘇知鹽政之多秕也驗商引汰無井無竈之征而移巡傲吏密邇譏防焉帥郭成黷貨無厭數其罪去之將吏斂手回面永寧酋長奢効忠死其弟進忠妻其婦奢世統猶以効忠名與爭地公爲文告法聞子繼父不聞妻繼夫況失身於夫之弟又何可攘利于夫之子使者有三尺在世統懼聽命人謂公一檄勝百萬師以此大比士七十人極一時之選布列中外

咸有聲績載按東吳所興除利害大者十有二事釐空
役以甦介特禁那移以杜侵漁立循環以稽玩愒置由
票以便收納革攀賊以全無辜懲驛騷以飭糧運罷調
檢以遠奸偽懲凌虐以恤幽囚慎留獄以絕欺罔罪火
化以敦薄俗布成書以垂永久吳人施用至今居臺滿
兩考遷丞京兆貳廷尉以御史中丞拊畿南六郡公令
時習畿南事若越人見垣一方人所布憲有倫有脊竒
兵民兵二營無以游食冒餉召募輿隸增其儻直潞王
之國寄逕部中中消奉要束唯謹有司隱盜不以聞者
盛旌旗金鼓厨傳方物取媚使客者真保營兵暫東戍

而沿爲故常者滌惡民竊礦利釀亂者稅斂多羨而以
輸將費橫索者武弁以貲得官胥下者平糶無本強括
之民官廩積粟以待艱難而實不符名者邑令淫刑以
逞者賦役法不畫一者逋軍興若掎剋者災傷不白水
利不修戰馬不蕃尺籍不滿品弛胥靡而脫爲大寇者
悉按如律險走集繕城隍勤簡練周偵候屹然重鎮京
輦恃以無恐府庫倉庾克桴鼓不聞民無愁嘆疾苦闕
閱爲廷臣最召入佐院尋以副都撫江南以大理卿任
留都未上而公按吳于兩執政無款曲撫畿南糾其戚
黨之爲監司郡守者言者乘之蝕公公抗疏致爲臣而

去構繹幕園以居土木無所刻飾衣冠無所標異舊時
同學後進儒生談道講藝相率以禮讓暇則與里人樵
牧耕釣方幅齒遇薪不槎葉澤不伐天獸長麕麋鳥翼
穀卵蟲舍蛾蝶俗尚仁厚邑爲善國事後母孝白首依
依膝下如嬰孺每言諸弟吾一身也諸父吾父一身也
緩急相護有無通共推而及于諸子及于支親及于姻
戚鄉鄰舍醇詠德謳吟屬路諸臺觀風使者請召用章
數十上越二十五年起家爲留都少司寇比年縣官斬
名器刳印弗予八座如曙星承攝去來法紀陵遲公以
會典所載十三子部職守申儆之率作屢省諸郎孜孜

勵翼而六卿庶府亦憚公修正恪守官次軌物爲之一
新矣老成人利益國家如此哉舊史氏曰公開府畿南
余時分部大梁諸頌公政者類曰嚴明獨邢太僕子愿
目公仁人頃客金陵親炙行事不言而飲人以和不督
而令行不怒而威于鈇鉞子愿公婚姻相知相盡其評
騭確矣有謙廉而能慈生侃侃生銑銑仲子湧娶於徐

斷斷矣如嬰孺每言諸弟吾一身也諸父吾父一身也
而今行不惑而氣于趨趨于息公欲賦賦賦盡其積
目公寸人真容金對賦賦賦事不言而增人以味不替
余却令時大梁諸公如香齋曰雖問爾亦對于息
德矣未及人味益固寒暖此若書史丸曰公開在繼南
飄翼而六啣無私亦單公對五卦中官公博學為之一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文肅家傳

王文肅公名錫爵字元馭太倉州人也其先從太原徙
吳居嘉定南鄉寺溝已割其地隸太倉遂為州人有仕
莆田丞者謙廉而能慈生侃侃生銑銑仲子湧娶於徐
生典客夢祥娶吳夫人是生公銑以下皆以公貴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生時有萬
爵集屋相前州人以為祥因名之比能言資稟殊異蓋
旬日盡時師累年之學立談見昔人千載之機矣年十

二爲州諸生戊午試南畿以春秋舉第四人壬戌舉禮部第一人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侍經筵講莊皇帝稱其明爽切直己典文官誥勅己巳遷南京國子司業明年遷北京尋爲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同考會試往史臣朝退則由東階趨史館有給事中某使鴻臚來言非是公謁政府道給事勢凌逼人詞甚厲高文襄不悅

今上方出閣公宜爲宮僚而以諭德掌南翰林院事蓋遠之也壬申上登極還坊爲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甲戌復同考會試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遷國子祭酒條上監規用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公侯伯子應襲者詣監習禮無以虛文塞責師道士習煥然改觀丙子遷少詹事攝府事爲

世廟實錄副總裁直筆威于鈇鉞書成晉詹事疏辭故事三品無辭辭自公始己遷禮部右侍郎江陵不奔父喪史臣趙用賢吳中行疏論之與同官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公徑造喪所極言其非江陵泣且拜曰

上固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將何居有死而已直入不顧卒廷咎兩人公掖之行大痛倡同人辦裝詔許江陵以假歸三月還朝九卿爲疏請公不署名投筆起而身乞省親客曰得無形相君短乎公曰吾知有吾親耳他何計焉旣歸與王元美司寇兄弟暢玄風修白業而會女曇陽子緣守節昇舉阿邑江陵者以爲口實江陵心重公不孰何也未幾江陵没人莫不敦惡毒孽若祓不祥公遺當事書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病之所不滿人意自有數端一死足償因勢而抵隄如重傷國體何已遭父喪甲申廷推閣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疏終喪禫縣而不樂比入不御上遣行人勸駕乙酉赴闕首疏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再疏闕橫議省工作公初出使王邸及典誥勅故有饋問常儀一切無所受旣相大指在卹民隱進貞良屏貪墨郎某以數百金爲贄疏斥之風裁廩廩矣從上閱壽宮有以堪輿說撼大臣者抗章力辯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公嘗病閣臣恩澤濫何以風百官重廉恥故陵工河工邊工玉牒加恩數懇免戊子江南大裁請蠲積逋折有司難荒之議使貧富無

淪胥以敗時國本未定大閹張鯨有異意又以東廠詞
事恐迫人公與申公密計除之御史馬象乾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給事中李沂繼疏復予廷杖公力爭末減
而鯨亦敗滿考加太子太保子衡領北畿解禮部郎高
桂言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請覆試語意不平刑
部郎饒伸遂攻公

上置之理公疏請得免御史喬壁星亦言公過激不難
引咎謝也雜評事于仁疏諫

上酒色財氣四失

上噤齟未發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

輔臣擬拜

上止之曰不可旋出雒于仁疏欲寘重典而目屬公卿

意云何公曰今外人不以于仁訕上而名之納忠若重

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釋公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

而疑羣臣請爲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

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儲不守
于此乎

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早勸冊立
以成

上所欲貴進愛勞之說豫教之加以成

上所欲親何名爲間也自後屢疏疊疊萬餘言其最謹

正者前有 皇長子始生明詔後有節奉屢旨公有兩

京諸臣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專請近有都城委巷流

言遠有四方萬姓屬望 九廟神靈 兩宮慈訓昭如

日星

上寧得過舉一念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然而 聖心

默定 皇貴妃密贊暗室無影之事臣何據以曉諭臣

既未敢
便改論
建之官

民而解疑息囂哉已數奉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

豈有溺愛偏執待過十歲大典並舉行公謂同官 聖

意無他第以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當拱默俟耳

會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嘆曰熙河之事殷

鑒不遠疏戒邊吏嚴斥堠彼鹵掠無得和市不保當自

定朝議多不相入後卒如公料曠議起

上問閣臣公疏不利四事得輟其後有陰導之者遂流

毒天下矣辛卯以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取之例信

冊立豫教之命錄建言廢棄之臣復極言邊事當以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爲戒旣歸見

上以給事中張有德言改遲冊立復馳疏請之不報

上趣召還朝七辭不允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

上諭公祖訓立嫡不立庶欲三子封王待數年中宮

無子乃行冊立公時以京察居邸中使立趣回奏未詳

檢故事爲傳帖二道一併封三王一請中宮以皇

長子爲子

上手答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假借以僞亂真下並封三

王諭禮部而外廷紛紛詆公公不自安請收回並封

聖諭

上復諭羣臣元輔反覆勸朕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恐背祖訓日後事難處暫將三子並封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而光祿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公爲救解因連疏請急勅九卿臺省會議請召對面陳

上未允公復以三誤引咎

上報云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旣爾俱不必封俟二三年行之公復據初詔請定大典請先行豫教謂外廷疑

上於中宮睽隔久藉口待嫡而實不利于中宮爲奪長地其切直如此凡四上不報最後

上仍以待嫡爲辭勅公無避怨來迫豫教亦候旨行又屢密疏不報而京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公故不干察典且惜南星材器先揭救矣

上欲重罪泰來諸臣疏解之又疏釋都御史李材皆不報因屢疏乞休溫詔慰留復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

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章奏請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講經書資啓沃十許疏尤爲詳懇慧星入紫微垣公疏紫微垣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建儲可禳此變至仲冬

上爲之出而張朝已御煖閣召公獨對諭卿扶母來京忠孝兩全公言冊立事不舉羣疑未釋以激聖怒臣恐忠孝兩虧請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不搖遲早一也公言宮中事難以家喻戶曉上曰中宮有生若爲處公言此事數年前言之猶可今皇長子十三歲矣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況皇

也是

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卿奏洞悉苦心公叩頭請早斷則煩言自息聖怒自平

上領之而已公退復六疏以請曰外議以固寵險謀歸之皇貴妃臣恐鄭氏舉族不安不但臣身憂苦不得全也

上諭公屢揭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進勸朕亦難允祖訓后妃不預外事其可聽信乎公復疏曰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任以爲已責而誰責臣昔時跪

請

上明稱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而反以爲預外事不聽信乎皇貴妃侍

上久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天下歸怨皇貴妃臣之所不忍聞也又罪臣煖閣所奏未知何言不過爲上鋪張籠罩外廷之局以臣編李林甫許敬宗奸臣傳臣當萬死

世宗晚年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二王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景王卽出封則天下翕然未嘗如今之朦朧也凡此皆人所難言

上知公而茹納之閏月諭公冊立候旨行明春行豫教禮朕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選詞臣并擬閣臣侍班期悉用東宮儀

上報可天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費至踰三十萬公疏請得減半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俸佐貧民亦望

上暨兩宮發內帑以助隨奉諭 皇貴妃進助賑銀五

千 中宮以下各有捐貲

上既英明獨斷觸迂者不復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議歸咎輔臣愈急公心憂之因密薦舊輔王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失作

上為發金建醮以祈神佑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金幣行人護乘傳歸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廟享勤視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譴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扶掖下榻焚香拜上之涕泗交頤也抵家數月母沒

上聞賜札賜賻賜祭加四賜葬皆特遣使臣以往辛丑
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上以皇太子禮成遣官勅勞公曰朕因羣臣激沮故
冊立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已立皇太子
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上於公言蓋服膺未嘗忘也乙巳

聖母春秋六十適皇太孫生再被存問公陳謝附以
規諫

上臨御久益習外事稔知公爲人御屏百官圖于公下
書清正二字公所諍諷卽震怒時霽威曲聽所不報者

未嘗不經目第不欲示人異同而已久之思公不置丁
未復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敦趣就道而公
父子交病不能應有虞公出而欲尼之者與修卻者爭
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其揭云竊觀邸報中惡言詈語
指斥朝廷鬼泣神號遍傳都市

皇上置而不理以爲我之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
當自止而不知此輩方恃

皇。上。之。不。曠。不。喜。因。得。行。賣。直。沽。名。之。計。其。氣。愈。盛。其。
言。愈。長。矣。君。父。至。尊。必。自。立。無。過。之。地。然。後。令。出。惟。行。
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仍。斥。散。內。庫。之。有。餘。

以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萬幾雖
冗。豈爭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自有擬票承行之吏。
乃至十疏九格。以蒙羣謗。可爲嘆惜。臣所嘆惜者。留中
之章奏也。而章奏中亦自有緩有急。如推補九卿庶官。
無一事可緩。而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以六
科十三道爲最急。悠悠道路。見久虛此缺。羣猜以爲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可嘆惜之
甚者也。科道喜拾風聞。妄言誠有之。

上屢格考選之疏。欲裁抑此輩。以清耳目。而考選久停。
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命下之人。其見在

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勢不得不槩從姑息。以備
各差之用。於是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
道官方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睥睨睚眦。絕無疑阻。
與其故。裁抑留不肯。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通簡新。
進以決舊。曰之壅。此臣私論。明開言路。陰散狂黨。爲今
日攬權最上策也。揭大指如是。而或有私易之。謂導
上罪言官者。公生平不示人諫草。旣被人言。恐如鄒浩
諫立劉賢妃。以焚草而人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辯。及禍
乃請于

上以揭告諸臣。而申明先後建儲原議。以見

上于大事慎重無忒云臨終有遺疏
上覽之惻然公貌若山澤癯弱不勝衣雙顴聳起眉長
覆目自是風塵表物事親左右無方夜必卽安而退有
怨其父者執而欲甘心焉公兄弟奔赴或曰駢死何益
公必往凶人望公來心動不忍遂脫于難園居蒔花以
父好菊種菊最盛先後乞將母章十許讀之人人落淚
酷愛母弟哀其無後思至悲哽悶絕暇日讀書臨帖客
至款語不涉時事小輿蒙帷微行山水間人不知也家
世累富鉅萬而忍嗜欲節飲食室無姬侍手不識算以
故瘠而神王年踰七望八所爲舉子業程式之文天下

誦之其他著述窮悉事理剛腸英氣不可挫抑而恥以
翰墨爭勝與王元美晚合元美文章司命推遜公甚至
今其孫時敏獨以疏草先行于世云舊史氏曰自余有
知所見輔臣得君未有若華亭江陵者然其遺疏具在
如公觸忌諱決嫌疑鮮矣

上亦時屈已從之卽不從必使諭其所以今輔臣奏如
水投石與羣臣無異而體貌益衰或卧病數年委之而
去枚卜久稽若以爲枝官可有可無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耶公去就有禮其歸與沒
上恩眷視在位倍敦非清忠簡在

帝心能然哉不知者求多公惟並封密揭兩事余是以
詳著於篇

朱方伯家傳

朱方伯杔字汝衷，蘄水縣華桂山人也。紫陽先生後裔，居樂平，有顯卿者卜遷其隸，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溟，鐵冠大人荷畚止耕九世，其與西入楚，寄逕蘄之團陂村。天雨休樹下，忽有翁戴釜而趨，異之。此所謂鐵冠大人也。遂止居焉。至杔，益九世云。父文奎，母姚恭人，恭人喜施嘗飯老僧乞者，飯已謝曰：「三日君家當產異兒。」兒既生，問僧化矣，啼聲單訃，目童子炯然。雖在鞠穉，有壯夫

識量，刻厲向學，冬擁裋褐，夏御燈至明，不休垂三十未得志于有司，而仲弟已游鄉校，食廩後進，或侮之，是將爲夸父乎？父亦寬譬以若勤苦改而業農，所得孰與仲多謝不敏，不耐與僮輩伍，盜起震于鄰，征公避書舍中，不覺也。讀自如人，服其篤志，尋爲諸生，壬子舉楚第七人，侮者慙不敢見，先造門謝人，服其雅量。明年成進士，分宜攝柄，主斷鄉人，膺仕接迹于朝，或請占故籍，結歡不可，拜行人使於四方，咨耆老，詢故實，問謗譽於路，辨妖祥於謠，察利病於野，而籍記之所至，王國賓饗，贈餞固請徹加，而後卒事郡人陶仲文，以方幸封伯，領三孤。

公卿趨和承意出則擁車騎植羽葆建幢棨儼如大府
傳呼辟人行遇諸塗不爲禮薦紳以此重之拜南京廣
東道御史都市惡少年設方畧誘良家子圍奪其財吏
莫誰何跡得渠率火光水光之屬獄究之黨潰散矣諸
邸市買區物率摧其直爲平市價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丈尺一綽制上下守之已巡上江江求盜與盜通候遮
捍衛不行青陽南陵諸巖邑豪爲逋逃藪下檄監司郡
邑長尉與諸武臣曰不問盜者卒也不問卒者官也吾
當問官自今以往盜無論衆寡以白簡從事官屬廩廩
跡盜浹月盜出界略盡鳳陽安慶諸倉大猾窟宅其中

爲奸利悉掃除之按部軌迹夷易不探追不及之事罷
一切共張騶導人莫識爲直指使者也前後抗疏十許
關朝常民隱不鉤撫微細至斥爲縣官求方士方書者
則批逆鱗俛免禍耳報政官簿在西臺之右以無援就
恒調擢常州郡守常州故饒自罹島寇重以水患官民
匱詘布政先節儉燕客器用陶匏肴醴有常品雖嗔其
簡陋不顧又依禮定婚嫁喪葬之儀不得陳庶侈終其
任官屬無敢以筐篚入郡門敵以上饋遺不可辭不入
私署付之司庫酬幣宴貨取給焉鄉先生有宦楚素相
善欲得於出納中小自潤以正對曰聚斂臣與盜臣一

間耳。某不敢爲盜。何敢以盜事人。鄉先生轉相告語。朱郡伯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吾曹何顏復干以私。請謁稀少矣。時廉諸官屬銖兩之過。面質而心愧之。其或持正失上官指。讒人交構其間。必爲辨數乃已。官屬感奮。不忍負濯磨自新。往往以功名顯郡。訟牒委積。覽之喟然而嘆。吾故治易。善乎易之言訟也。上以剛凌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故曰上剛下險。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故曰險而健。吾先祛舞文者。與深文者。無以險健示民。佻而宜興。令爲下所訟。連染數百人。諸生口語籍

籍爲齋戒。聽于神。首事者懼逸去。餘亦釋憾。令得白。郡人薛應旂。稱爲君子。是善用易者。理不可渝。復而卽命。勢不可克。歸而逋竄。夫非有孚。何能窒惕哉。所錄囚徒多縱舍。大辟不可赦。欬歔累日而後奏。當以時給罪人衣食。瞻視其疾苦。增廓其居室。數詔獄吏。吾爲求生而不生。柰何。令可無死而死也。三年流庸還。田野闢爲良。二千石最擢陝西副使。去郡之日。獄囚涕泗號呼。聲徹棘牆之外。郡人飲泣巷哭。扶老攜幼送者。肩摩趾錯。醵金爲祠。生事之臨洮。方中虜所親尼。無行艷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誼也。鞠躬盡瘁而已。旣至。簡將練士。儲餉治

器塞徽亭、隧斥候、踰伏絳白幡、相望脉地、形險阻、決利害之備、亟城金川、城工訖而虜至、見城駭愕、不能攻、亟出兵禦之、身後距督戰、衆莫不生氣、俄衝風起、咫尺莫辨、人我師堅壁、虜不測所爲、棄其羸、背老弱、鎧冑而遁、邊遽告虜犯靖、虜弘化諸材官、縮胸不前、命其麾下精卒千人、往徒步短兵接戰、無不一當百、別遣死士縱火焚營、虜大亂、折北、斬馘中率上功、賜金綺、金壇王長子招權、顧金錢、橋虔乘勢以侵、蒸庶四封、怖悸焦灼、案其賓客、廝役若闍寺翼姦者、論戍而奏、錮長子于鳳陽、兵餉不繼、時貸諸王子侯家、母一子三倍之、寢尋與吏以

空文冒餉、誅吏抵罪、并治諸王子侯官兵腹、果然矣、先朝賜番僧號國師、佩玉印、與衛擬於王者、其後僧亦黑衣相禪、貴倨坐殺人、辟諸僧信、信不服、習知其事、佛謹矢之佛前、輒俛首受命、罰入馬太僕、千蹄獄、乃竟番以馬、易茶、闌出入有禁、而吏奉行過當、馬出廐、茶出圃、坐私販、逮繫株送赭衣、數百千輩、原其無辜者、蠲之、河西士民軍商如渴飲漿、而寒挾纊、歡躍動地、擢雲南右叅政、行攀援如常州也、監司拜黔國祖廟、堦下投袂而起、譙讓之、審然者、謁天子廟、當如何、非人臣禮、而繩責監奴如律、黔國恐、伺其他出、則以金玉諸玩好、餽仲子、仲

子財五齡其母賢明上流婦人也訶詰麾使大門之外嘗攝銀場有鄉人侵沒四千金訊之不爲未減又有查貪而忍嫁禍於細民者且死悉傳生比監試士得人最盛所爲程式文有大雅先進之遺焉是時陳方伯善徐司空栻皆有聲三人旅力同心正色率下滇所指數三良也已擢浙江按察使緩深故之罪若而人未幾擢右布政使復之滇滇人手額迎勞也而母卒則年垂六十矣哀而噉唾沫血而朝夕居子舍奉其父未嘗一日離側父沒哀如母蔬食惟一味人稱之一味先生不聽音樂者七年除故官浙江司空舉九府圜法鑄錢以勸農

不足而私鑄殺雜爲巧市肆易用爲釐革制量法錢立而隱屏鑄作者息以調盈虛收奇羨錢無壅而民不害江陵不奔父喪弔且諷之江陵不報而藩臬公賻外其長私問甚厚給之云兩縑耳如其言以兩縑往左右怪問此寧有不足相君所耶亦老蚩悖耳聞之而笑曰夫老人所叫呼而祈也庸何傷勒令歸老舟過常州人持牛酒逆境上慰藉數日方解纜揮淚爲別而送之京口者從登金焦見其徒步矯健曰假令秉鉞行畧連萬里如昔在西戎南詔時何歉乎哉憤執政不能容爲之孔僎起謝曰吾久埃罪于外自願賜骸骨耳居鄉雖樵

牧廝賤、延接無倨色。仕宦三朝、裝齋無長物。衣襤絳之、衣食淖糜之、食第宅無丹牖、文采而樂善、孳孳不倦。爲義田、義館、義冢、田歲收五百斛、賦同宗支庶、館數十百人、教之、學成爲諸生者二十人。冢以昭穆爲序、所自助、祔、構、不與焉。推之母黨、妻黨、又推之婚姻鄉里、緩急相護、飢授餐、病授藥、死授殮。人歲以千計、非公事、足不入邑門。部使者數推轂之、固辭不任政、不宜民。若有枉抑、移書言狀、其人不知所從來也。通國依以爲命者十餘年。晚好黃老家言、陰符、大通、赤文、洞古諸篇、手錄數過。神王色澤、七十有三而卒。前期若見深衣玄裳者、環榻

侍呼仲子、以一豚肩犒之。儻所謂生有自、沒有歸者耶。華桂山先隴、形家以爲大吉。子孫無祔者、族人懷德、五屬外皆持總麻服。念無爲報、則奉以祔祖墓、而卽墓前地爲祠。歲時展謁、近淚無乾土焉。徐文貞爲坐主、當國以講學帥天下、學社遠邇、棊置在楚、則耿恭簡、顧叅政、觀察兄弟、同郡同榜、然殊不肯仞師、不立門戶、不聚生徒、不分文析字、不煩言碎辭。稽古有獲、筆之於書。沒而子發視之、其說雋永、獨造無因襲、分宜江陵不入其黨。事敗後、人人口實、故相冀於復跡、沒齒無怨言。其爲長者如此。伯子期至、仲子期昌、翹然楚材、至爲懷慶守人。

祠之如常州昌爲茂才不問生產或齟齬之夷然不屑所推廣德美尤著今舉進士爲民部郎論曰晚世士所爭實力者理學爲上其次氣節其次政績其次武功其次文苑十九名不副實朱方伯於五者無得而名焉夷考其行具體矣瞿待詔睿夫敘奄有九德焦太史弱侯述耿恭簡之所評目訥如愚朴如田父守如處女醇如嬰兒信哉躬行君子微斯人誰與歸

查叅政家傳

查公名允元字仁卿海寧人也王父秉彝

世廟時給事中有直聲官至京兆尹父志立官至河南

叅政爲禮部郎時生公神姿秀徹首有奇骨京兆公拊之喜是必繩吾武者叅政公初司主客後司精膳公問曰禮之於賓主也前司是矣精膳褻事豈所謂禮始諸飲食耶叅政公大異之自是益力學善屬文方垂髫督學使滕公試士公不欲往士自有遠大期一青衿安論蚤暮父促之歸遂爲諸生尋舉於鄉年才十七耳叅政公罷歸若有不豫色然公曰愠于羣小古聖賢所以進德也不容何病叅政公色稍解入南雍極爲許文穆公所知會喪其第依依膝下不忍離父母不可旣舉南宮請急居子舍溫清之暇披覽六籍百氏而於薛文清遺

書服膺拳拳焉又三年詣廷對策進御置二甲第四人授主客主事父子相繼典禮人以為榮貢夷入市多異物胥史黠者或摧其直公禁勿得交通夷不譁于館而有父喪哭仆地左右扶之起徒跣出國門日負苦靈牀頭非侍母寢膳不出服除母命之曰若父以世受國恩未報蒙大詬未白望若竟其志兒寧忘之耶起除祠郎諸請卹者一以令丙從事母濫而尤重謚法御史大夫顧公佐軒公輒持請易名士林快之考績上書為叅政公訟寃略曰臣父廉吏為御史朱璉所中璉何如人即臣父品可知其歲功則有諸薦牘在鐫職不收抱恨三

泉臣敬為一雪之疏上父得還故官已進員外郎而大司馬封倭議起奏下禮曹諭朝鮮無議用兵公覽之勃然不悅島寇侵軼我屬國與師問罪小有利鈍當僇力再舉而聽姦言以封事解構獎叛示弱計之左也疏上臺省躓公言司馬議奪而職方郎有朝鮮置君之說上書力陳不可者三儲位未定政府誤畫三王並封之策上復以待嫡為辭公疏云並封行否關天下萬世是非建儲遲速關宗社萬世安危設此兩端者大都不利有儲耳臣死不敢奉詔其持大體執大義多此類已出僉江西憲事視學政屬大比五閱月而歷十三郡所甄拔

皆雋才而敦崇風節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少宰少司寇
兩劉公納言李公鄒王羅三給事公按使徐公廬陵豫
章之風翕然中興焉甲午丁酉兩科得人爲最遷叅議
部湖東居半載吏治改觀所攝四道篆贖鍰千金緘付
守臧吏以奉表行諸覬遺逡巡行馬之外不敢入朱璉
因郡守請首領之罪公謝曰吾豈小人腹或訟其子不
法公謝之此殺人媚人耳而爲位告叅政公彼夫雖生
不如死大人目可瞑矣過里省母擢西粵憲副以道遠
不欲行母不善也自起至江上送之其治一如豫章大
指務爲清靜毋擾獄市而已公子啓大年十三能爲蟠

桃詩壽王母王母絕愛之半道而殤公慮母哭孫慟卽
白臺使乞歸而母卒矣奔喪居喪一如父時喪畢楊少
宰曾大宰以書勸駕入都江右人士歸者如市除公分
部南昌大浸稽天米價踊貴萑苻之盜多有上弭盜十
議中丞衛公施用之盜平而鹽政以私販與捕卒連體
爲奸壅不行下令無誰何擔負獨操兵杖峩尙大艦橫
行江湖者窮治無遺闔人幸推懼禍徵尺籍卒自衛號
稅府家兵無賴子竄其中糜餉而齟齬細民慘于寇公
廉問之此非典制意欲何爲於是兵盡歸伍餉盡歸兵
矣尋擢其省叅政而李宜人病卒公不勝哀一月五告

休官吏士民走諸臺使留之者殆萬人公去志已決衛中丞請于朝孫大宰請予致仕俟病間召用叅政公嘗書公慎廉勤和五字訓公奉之無忘終身不招人過不脩人却不輕諾諾必踐不妄交交必久恂恂言如不出口而綱常紀法所關不爲利移勢詘入仕三十年循序而進不躡級一辭而退年未艾也累世貴盛才所遺田三十頃十畝之室半在田半在邑器具雅素無他長物食無二味衣恒浣補與李宜人相敬如賓雖燕居無媒語御家人不怒而威斤斤循法極爲鄉黨所安有講學虎林書院者招公爲一往嘆曰此所謂書肆說鈴也吾

不欲觀之矣所心服獨前鄒給事梁溪顧光祿蘭谿徐太常德清許少司馬云查氏未有宗祠叅政公建于里之奕恩橋歲久圯拓而新之四時脩祀事率宗人行禮而察其貧者捐家廩食之周其艱厄曾王父墓濱水爲築堰以防築室以守篤愛兩女弟問遺不絕教兩家外生與所師四明馮生子元安元定皆成名婦翁李公卒擇支子爲之後而歸其廬之轉徙他人者安成給事王公如堅以爭三王並封得罪公每言昔文廟儲位亦未定解大紳侍見宣廟極贊曰

聖孫

仁廟遂立解吉水人特訪其後裔附諸生籍以奉蒸嘗而數存問王給事家自爲文祭曾太宰以申知己之感公初歸厝宜人別第而構館中峰南時以輿登山舟汎湖與子婿談稅賦詩述宜人行事數千言屬門人丘太史爲狀又手輯左傳國語鈔未幾舅氏春秋六十公往爲壽因展外王父墓已赴從兄喪走茗溪視其師吳職方遺孤浹旬坐小艇風波暑雨中病矣聞盧公過訪款之三日尋詣方伯吳公歸往南屏精舍與婿譚不頃時疾作昇還舍翼日遂卒公無子仲女適駱駸曾者復蚤

死其長女擇顧生模爲婿曰可屬大事女嘗割股療李宜人公卒而門人樊比部令仁和模乃請比部立近屬

大統大善大同三人奉祀事三分其室一兩子各得一馬而模與駱駸甥弘璋曰五分不足三以授子婿一子甥一

備葬祭費模推所受田二百畝與兩弟均之人謂公知人可方劉放之奇張茂先却鑿之識王右軍矣舊史氏曰余嘗識查公於武林云公身貌不踰中人而言動有禮法武林萬貨之轄齊民華侈相高矧於世家以約者鮮獨公能不汰耳視學江右當網密事業後務爲惇大頌聲作焉余讀樊比部狀亟稱婿顧太學賢不見李氏乎公不私一緡且令無爲餒鬼蓋身教者從矣

馬武陵家傳

馬公升階字汝弼蜀內江人也仕爲楚武陵令以子魯卿贈主事以孫鳴鑿加贈布政司叅政其先扶風季長裔元季有爲閬中令者遷內江中江里家焉王父自然官亦至叅政舍光醇德爲士作程叔子松山公愷實生公公弱不好弄有成人之度父嘗對客言諸子稚不能承家客去請卽日從外傳學夢許遜投刺不識許何人亡何有貽旌陽傳者啓讀之至大忠一物不欺大孝一體皆愛學道光明洞徹則知本性喟然曰茲非孝經至德要道歟循而行之入聖達天矣自是治舉子業必反

諸身心行顧其言尋補邑博士弟子員與故學士趙文肅公其弟國學公俱著名字三人盛年同志相與上下千古左右百家定是非考同異絜廣狹辨瑕瑜孜孜無倦也戊子偕文肅舉於鄉明年入太學見士講王文成良知之學者文肅曰此學如江淮河漢無不灌注吾邑何沒沒也公曰時至氣化當自有之文肅曰舍我其誰公引天自矢今而後有一毫不可與天知者天厭之遭母喪不赴南宮局一室兀坐澄心而已又十年北上文肅已爲史官語公京師萃四方英俊會友輔仁庶不負茲遊矣公曰學不貴言貴精一實到耳居三月歸明年

文肅在告與公切劘益至而公雅意欲見諸行事謂善
運天下者獨執其權善用權莫如舜善論權莫如春秋
論秉權謂輔相用天下者也吾見用于天下者矣未見
用天下也用天下有三而迹則有五按其所遭而審其
所就論輔相輔德謂諫在人人在備三德論諫謂古之
司牧近于民遠于君今之司牧近于君遠于民論司牧
謂俗有異有同有不異不同異厥異同厥同能不異不
同是謂盡共論訓俗謂刑非聖人之心說者以比天道
之秋則不然論刑其他論教內侍論豪傑論矜細論養
士論選將凡萬餘言又十有八年松山公力命之仕公

亦自奮曰處士純盜虛名吾何解於人言丙辰謁選得
武陵武陵榮王封國方奪民菱湖溪以爲蓮池屬中
人甘言重幣張具召公公卻之宿田家麥飯藜羹躬履
畝表道至則民冢纍纍矣公顧謂中人果王家物民安
得葬此遂予民國人先與民袁錦爭舟誣錦故校尉劉
思安逃男公覈錦實江西安福人祖父遊武陵占籍生
錦二十年而後王分封豁之王怒縛錦眷屬錮之審
理所公方詣郡王使人白郡守謂公斷獄不平公厲
聲曰版籍具存難以口舌爭守目攝公退卒直錦乃條
上邑六事曰清王租占地曰收客民入籍曰覈賣田遺

糧曰均直日支應曰革驛館積弊曰開石門舊路當路
不盡用也而直指黃公坐責逋課公慷慨奏記今土木
禱祠煩費無算天下虛耗民有貳心宜延攬豪傑招撫
流移無急催科爲亂民歐黃公黜之而

上別遣御史追逋者至公詳具武陵戶口逃亡狀引嘉
靖以來蠲租 詔爲證事良已于時 榮王亦數責逋

祿公抗言

天子尚不問租挈以紓民 王其奈何而採木之役與
趙中丞按部符牒雨下公與中丞廷辨武陵蕞爾邑運
木者九他郡富庶十倍木不及武陵十一民則何辜趙

公語塞令他郡輦米三百石助武陵而榮中人監奴艾
萬福收責子錢家子錢家有死者郡鞠實下武陵獄薄
暮國人踢邑門而入左右請避之公不可坐如故千戶
李經直上前揖公詰之客何爲者對曰王府校尉有司
故不當收獄公曰萬福非校尉也經不聽奪之去公退
而稱疾不出乞骸骨歸兩臺監司交留之直指義烏吳
公至武陵慮囚校尉劉漢儒斃杖下公白分守婺源游
公此獄由升階今漢儒死與 王隙滋深其中傷必力
望賜生還游公引入內固問信欲歸耶公曰出處大節
那可面謾游公沉咿當以何名去曰願以老病游公嘻

曰何事乃爾必去遠禍者調可也公起拜謝吳公亦謂公無懼而公斬免詞愈懇明年報改職公入謝吳公吳公憮然曰往以邑苦掣肘署君下考姑欲遂君志耳今方愧之上京莫須有道里費否公言父老矣請歸侍養吳公檄郡故武陵令廉其爲辦裝抵家發其橐才十有八金耳武陵鄉先生道林蔣公鮮所許可其服誦公不容口詳所爲贈行文中公且歸往別蔣公假桃岡書屋與諸子談越四日卽緣村去蔣公率諸生爲別邑父老子弟送者道相錯也蔣公曰吾邑人不慣奉官長卽郡守以遷行送者寥寥君得此勝遷矣旣去邑人思之爲

像祠麗譙中久之立專祠而松山公躋大臺伯兄亦致襄陽二守事先是子魯卿生鳴鑿甫十日而失母公偶張淑人育之淑人歿而鳴鑿甫卅公攜與俱居山中俯仰四世致足樂也踰年松山公卒免喪公自號爲宜山人已更宜松以示隱且志思云凡二十年杜門距躍取諸史暨諸紀載參互品隲爲歷代將相傳略四十卷

本朝傳略四卷而標其指以周孔爲宗以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爲準又著經旨舉要一卷易義會通十五卷卜筮考略一卷宜山便覽十卷宜山外編十卷慎思錄五卷恥躬錄二十卷皇明清韻錄四卷常語一

卷隨筆錄二卷五嶽編一卷公之學大旨以道本率性而其要在無我中庸首言率性末言無聲無臭原始要終一以貫之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而紫陽以喜怒哀樂已發爲情情則有我則知故萌生習氣沉溺物而不化嘗著我懣文其畧云我之一字衆罪之門惟其有我是以有人人我並競利欲交生起于迷妄洪波滔天習于幾微禍機傾世學道害道立志害志故惟孔子母我顏子未達一間教以克已復禮克已者無我也復禮者復性也是性也本自圓明有一隔缺有一礙蔽何以一貫夫萬物一元寧有兩性命哉聖學極

於盡性至命而二氏殊途同歸二氏生與周孔後先當成周文明之世周孔明道德立紀綱以維天下猶用兵之正二氏發天人之隱明鬼神之神狀以助明正教猶用兵之奇奇以翼正而後兵之用不窮二氏因貳以濟民行而後周孔之教不衰二氏教在世外而周孔在世內故聖人可以爲世法而二氏各自以爲法二千年來爭辯奚翅聚訟徒以其迹爭之不以心究之而第信口耳以成其闢邪崇正之名則亦我而已矣人性未通卽我性塞人我互塞天地懸隔豈性命至一之旨哉乃著二氏指要二卷高真錄四卷楞伽要義一卷華嚴約旨四

卷大洞註節三卷而撮其精爲論真詞四章其一云性
本圓虛無欠無餘先天而來因炁託初先天吐真後天
範形妙合而凝神化無垠先天唯真後天會真一真自
如是曰全真先天有炁後天有炁以水投水通一無二
始焉滴涓肆大以玄浩淼汪洋無量無邊其二云老曰
復命性自寓焉佛曰見性命不外焉咨爾學徒岐而二
之性曰陰靈命曰守尸性非陰靈陽光顯現命非守尸
百千萬變百千萬變非性孰靈陽光顯現非命孰呈性
命惟一無先後天強生分辨聖真不然其三云若言同
類亦非他物父母元精造化攸屬原自先天會予元靈

善能守之純粹圓明功深力到應圖冲舉爲大法王爲
真仙子不見釋伽受生刹利因炁應化垂迹萬世不見
純陽會炁于呂經千萬劫惟曰呂氏其四云嗟嗟學徒
喻設匪則性曰主人身曰宅舍宅舍主人原無交涉豈
先後天混合無別性命堅完自無傾滅尸解之說出自
仙家學淺半途豈太上耶佛曰解脫脫塵解縛真如自
性又何解脫但明此機卽從此學從入爲因結證爲果
勤行精進決定不疑一念萬年任世推移盡性至命漏
盡天全包涵法界照燦大千自王文成以卽心之良知
卽聖良知徹始徹終無始無終卽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良知如明鏡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皆真一過不留
卽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妙用卽元神其流行卽元氣其
凝聚卽元精完養此身卽仙不染世累卽佛學者疑信
相半公晚不及門而所發明有功文成爲多每與門人
極論明興好學者惟文成最爲超詣繼文成者惟文肅
日以其學質文肅文肅莫逆也而門人中入室者爲澁
江守蕭苾子先文肅病革以詩來證公曰寂寂念圓末
後着寥寥音合未生初公答之曰一念萬年原面目三
輪四諦那終初比公卒之年其春折簡示子先思安靜
以還造化借談笑以洗風埃子先異之有頃入城患風

欵語子先吾昨已去矣意甚快何必留戀世緣辟穀淡
旬神氣了無昏倦鎮日默坐常覺光射滿室五月二十
九日呼僧續宸爲我趣子先來子先至舉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二語似公因問趙先生屬續時所取證者
今若何公曰一精明卽我究竟處子先曰旣究竟則形
累俱無何有軀殼應聲曰然子先曰夫無聲無臭無去
無來生死不能斷滅者先生惟安靜以還之耳又應聲
曰然薄暮忽自言世間一切有爲事不必道向最上安
靜法門去伯兄問有何言對曰不必言漏下二鼓子先
問何言與子孫不答子先曰一念萬年原面目正在此

時連首肯而逝公居恒尚友古人誦詩讀書必論其世
其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計孔子卒年才二十有五
從遊未久也孔子自喪回後拳拳子貢兩楹夢奠逍遙
曳杖遲其來與訣孔子卒而賜獨場居三年其所授受
豈淺淺哉親傳聖道當先回賜而後參思曾之得傳蓋
在賜後後人以賜初年貨殖而遺其晚年一貫性道之
聞過矣其言伯夷叔齊皆賢人而孟子獨稱伯夷謂天
倫重則武王不讓伯邑考非耶謂父命私則兄之讓爲
徇父之私耶叔齊于此未免有意參焉其後流爲季札
以禍吳國再爲唐太宗躒血禁門方太宗慕義讓兄豈

不希踪季札叔齊而不知有非義之義史稱唐宗能畏
義惟不知義是以畏義惟其畏義是以悖義耶其言魯
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齊景公欲討之而以賂梁丘據
阻晉定公欲治其罪而以士鞅受貨免季孫益橫而昭
公竟死乾侯藉令齊景晉定有臣如管夷吾則季氏誅
魯昭復矣夫子撫事而思其人故亟稱管仲之功其微
顯闡幽類此母卒哀毀病大作父抑而教之始勉就禮
父病時深夜露禱有二僧來問疾出山俟不見病尋差
人傳爲孝感及父卒哀如母語子先吾幼哭母而不勝
哀今老哭父尚能勝之是寧無故哉伯兄進階蚤與齊

名晚共隱家徒四壁立日相對怡怡如也弟泰階蚤死撫其孤肅卿彥卿守卿懋卿甚篤少年好面斥人過張淑人規之座右書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自警淑人弟延年清修篤志人稱張夫子公引爲益友淑人卒不再娶者二十有五年有爲公贊者曰不能容已過亦不能容人過旣不以一介自汙亦不欲人汙于一介晚年冲淡和平并包涵納人與之俱化子先謂公貞潔似伯玉和粹似林宗順親似毛義齊家似萬石君厚德率物似陳太丘王彥方深造自得直欲追伯安子靜伯淳茂叔子淵蓋實錄云子魯卿辛未進士嘗割股療親疾居官

有父風孫鳴鑿甲戌進士久待公山居聞道最深有文武材從子彥卿令岐山守寧州其行事大較如武陵舊史氏曰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余蓋得公於趙文肅云文肅公爲館師罷去一切詞賦日以大學相督誨時時言吾友馬汝弼嘗從事於斯矣文肅初赴召公舉禪者之說以贈曰可與入佛未可與入魔入佛者正也入魔則微妙玄通回融異類觀穢迹金剛唯釋迦能耳漢陳仲弓弔張讓其庶幾乎方其時事柄在讓仲弓將身化誨之故爲是兆焉用意微矣未能入魔而從旁制魔陳平燕居深念張東之泛江中流語是已制魔而制于魔

陳仲舉是已。文肅拜相未一歲，坐與同人議不合，引歸。嘆曰：吾思吾友之言，愧不能入。魔文肅又言：老子經世釋氏出世，惟孔子之道大中正。公申之曰：正則大，正則中，大則天地萬物無不包也，中則天地萬物無不會也。孔子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變化無窮，萬物各正。故學孔子性命老釋一貫矣。文肅歸作經世出世通多就公商榷，未竟而卒。今其略具在。公言文肅超詣良然，其名位子孫又大類陳仲弓。特舉仲弓勛，文肅有以也。

吳益都家傳

故益都令吳公宗堯，字仁叔，歙北岸人也。其先爲唐御

史少微子孫，散處新安郡諸邑，富貴相望。而北岸獨治。農公父浹，母凌孺人，舉三男矣。慮無以爲生計，娠公投藥墮之，不墮也。且有異徵，舉生之母授以懿筐，使拾麥。辭曰：兒願以此受書。九歲就外傳，日誦數百言。應對進退若成人，夜分讀不休。王父琨故奇公，相非常，指其門曰：兒他日能署一鄉進士乎？對曰：當賜進士于廷，何論鄉游學壽昌屬文有奇思，師謝不敢以爲弟子。無何，王父卒，朝夕望門而泣，何以見先人？地下學成爲邑諸生，名下士推爲漸溪社長，旌德人館公江村著錄弟子籍者甚衆。或強公觀劇，立水田中垂首構思，劇罷文成問。

作何劇不知也其篤志如此亦以受濕故嬰疾云彭邑
令以公冠邑士召肄業鄭公祠守祠者夢黃龍蜿蜒下
光屬天戊子舉于鄉芝產書舍紫氣繞之乙未舉進士
除益都令益都衡王封國青州府及分巡使者治焉事
米鹽凌雜而民好訟訟者數十百人立摘其無情之辭
懸于門訟寢省矣問筦庫者庫安在曰堂之列櫝是也
問司庾者庾若何曰財數椽存焉耳新作庫而繕故庾
至今賴焉養濟院圯哀鰥寡孤獨者之露處也葺而居
之視學殿廡敝器具缺旁取土成坎窞非形家所宜爲
鳩工從事而課校士優者日有程式其後登賢能書視

昔爲多中丞行墾田諸有司率貌應公巡行阡陌得其
疾苦翔實爲十事上之曰明紀錄定冊式疏溝渠寬畝
步濟金粟均等則蠲積逋省徭役給牛種建官庄禁爭
訟流民來歸數十百家田日闢官庄二十所積粟如坻
其地不可耕者教之曰是宜木一歲之計樹穀十歲之
計樹木木利倍穀十年易俟耳與民約樹六十上農五
十次之不及四十爲下民如令十年而林木鬱然號吳
公甘棠矣倭寇朝鮮計部以山東輸臨德二倉粟爲餉
諸邑輸二倉粟故以直易粟賈踊貴有閉糴者記到公
疾發帑金糴粟四境盡以粟至而賈更平或議造車遞

運公策其非便買民間車而專官運之旅順是役也益都與先登功等徵禦倭兵道益都民苦鈔暴爲要束安堵如故齊女好游元夕以往張燈累月肩摩跼屣誨盜誨淫公禁市無張燈諸祠廟闔扉無啓俗以一變闔陳增奉璽書采礦建牙益都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誣奏福山令下詔獄令恐往往長跽如屬吏吏白公公叱曰鬚眉男子乃爲闔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州謁海防使者衡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令比也增陽諾公還王使兩瑞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爲公所亢銜之深矣公里無賴子程守訓附增

待官內史與同事詭言家世多顯者公向人折其非以此憾公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訶之已盛供張復麾不納宰詬嘵嘵者易缺皦皦者易汗是安能爲孟坵山有鉛礦子登說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爲大人壽增遂檄之公數責子登若自有司存而翼姦爲闔奴乎上之所以收若者豈其微哉子登遂構公增逮諸富民誣之盜礦三日至五百人徵邑千人取礦日索十金不者罪令與民以阻撓民多畢命於箠楚重足一迹莫知所措公曰誰爲民司牧坐視其死而不救乎以吾一死易萬民死其可也於是草

疏五千言劾增其略曰謹案陳增罔上營私剝官毒民
山以東莫不盡絲臣第言益都益都有鉛砂無銀礦薛
學詩初議買鉛煎砂非以鉛買銀也增強入銀業非法
矣更强采者代納稍緩逮吏捕民某日刑十六人榜掠
無完膚某日刑三十人三木囊頭三日暴尸以徇貧者
單枝韓文一等若而人稱貸而應之粥田宅子女不則
自經富者翟攀徐大亮等若而人初給以批令買鉛輸
價價已入奪其載曰此盜鉛也籍其家無有子遺且非
獨於此也嫌公署卑陋改作壯麗倍蕝舊制又營別館
以奉其母若姻戚僮僕日用飲食筆札阜隸輿臺鼓吹

麾葆傳呼塞路出則昇夫乘騎動數百計歲時饋餉宴
饗供億不啻萬金此蓋
上赤子膏血也如投虎狼口矣驛丞金子登爲增鷹犬
所白事有大奮乾綱語乾者

上之大象綱者

上之大權增居之不疑以下郡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豈
可令衆庶見哉

陛下令采礦采礦所本有也非曰凡山川皆有也又非
取之民也益都無礦而令民以其衣食性命充之
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囊十九捲握之物足當十世已

獲厚實而上收汗天下增罪不勝誅

陛下無亦失計乎臣么膺豎儒履虎尾捋虎鬚必爲福山之續誠不忍增鑿齒益都一縣以虧損 聖德有如民計畫無復之斬木揭竿以誅增倡亂土崩瓦解之患臣不忍言

陛下亟誅增以雪益都兆人深怒以銷山東諸郡隱憂臣出位妄言斧質鼎鑊惟

陛下所命拜疏之日爲文禱于邑城隍神以祈必行增聞而懼謂其黨曰強項令吾固知有今日將柰何是女禍我也相持而泣告其母亦泣而其徒王惟忠與程守

訓謀曰行重賂於左右若

上所最寵信者必無患

上得公疏心動科臣包見捷郝敬先後疏增罪

上以增不仰體德意姑記過以觀其後增復奏辯

上奪公俸一歲中丞尹應元疏繼之

上乃免公官而增復誣公匿稅多受取裝齋寄維揚吳時俸家時俸者新安高貴賈人之尤也居西鄉公居北鄉素昧生平又吳弘道吳時來吳滂三人皆公宗守訓悉其根株窟穴或欲因公連染以索賄或欲假以傳致公罪嗾弘道時來舉首滂爲證

上惑之乃逮公初公見增之惡已孰有委隨者書而藏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談自類穿窬際會當幾則張膽明目爲民請命爲主達聰爲縉紳作氣身外榮瘁都付浮雲公子揣知其指諷曰無益公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吾志已決矣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日以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子私垂涕公顧慰藉之吾得死所矣何憾旣逮而士鰲卜之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其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籍此匡扶力乾坤物

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邑人傾城來觀爭欲啗增肉增亦錯置礦盜數十百人其中將爲難郡丞燕召祖來言少緩須臾待我部署之定也而衡王使兩內豎送公祖召語之吳令不獨與增忤卽王邸中豪令時操三尺從事聞且鳩衆圍奪邑婺藏以重令罪兩豎失色誰爲此言者祖召曰請以王傳教非益都人而至斯者海防卒盡禽之如言而增黨引去增杜門不敢啓祖召因語民闔肉腥不中啖其先之官道爲令別諸生數百人掩面哭至郊關公語諸生宦不期月日迫饜事未與諸君

細論文卽學工未訖也有後之君子在父老行哭失聲
公攬涕謝曰父老念我厚我則何有語頃天忽暗十步
之內不辨人公青襟皂帽騎驢從間道去衡王所使兩
璫夾公與者載酒餞公揮鞭謝之非王命也不敢舉君
之觴薦紳送者相屬而或羨仕宦人以遷行何限安所
得此於民郡長佐各以十騎輔行抵濟南或曰請就逮
所公笑曰雞肋不勝尊拳姑待之明旦詣中丞中丞泣
與諸司以數百金畀官校毋苦公而後率公詣署讀旨
縣簿以械具進公瞋目何至是中丞召簿撻之而遣材
官占護公入京歷下士民轉相告語不識吳益都何狀
觀者如堵牆至京路人亦謹看忠臣看忠臣奄司門者
嘖嘖曰吳先生奇男子夫增狗馬不食其餘矣下金吾
三事以下語之無令

上有害賢臣名金吾爲具浣沐棲之別室已下鎮撫司
問鎮撫請下法司公乃就司寇獄而益都民欲殺增者
洶洶增恐徙徐州而五百人詣中丞請白寃狀中丞感
額曰坐爲令白磯

上怒其可再乎山東案公事無染祖召攝益都爭之強
其牘四上指天日爲誓

上奪士鰲祖召官各一等俄夢牛在山上寤曰其出牢

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俸等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偕其友六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徼惠得正襟牖下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卽日上釋公歸辛丑壬寅以恩詔復衣冠復職而公卒卒之前半歲益都人生祠公卒之後半歲邑父老子弟博士祀公於學少時父病累月不寐亦病欲死久乃瘳進士省覲不欲謁選父趣治行去爲令五月以父母不就養上書乞移近地旣劾增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迹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旁舍兒馳去奄考

朴亡所有舍之公喜吾二人知我不以逮憂死天幸也獄中承母凶問哀不飲食或曰有如以哭母死人且謂上實死公於獄公乃起歸而痛彌彌滋甚而父且九十矣氣息財屬爲飲食醫藥扶掖啓處不離側者踰年居恒自傷三釜之不逮一命之不馳也且以身被繫貽其憂相繼卒又自高曾以下喪未歸土惟得吉地而厝之庶可以校心旁求積不獲獲復苦無重購沒之日以爲大戚王母之卒也經營喪事不以煩父兄兄楠卒公方少侍疾如侍父而字其二孤如子者終其身所友程天任何其仁汪有章程汝宁極驩旣爲孝廉以有司偕計

費贈天任以兩女爲有仁汝宁子婦以子爲有章壻君子稱其不忘雅素古之道也或中其諸父于彭令令故重公公請之甚力令曰君鄉未有請一請必力何也公正色曰諸父也而爲仇覆沒又辱公知不力請亦不仁甚矣令乃諾諸昆弟有宗孟者貧召與共飲食授尚書誦通爲諸生費皆於公平資或讒於令將黜之公極言而免之滂陽請囚告急公公曰是夫由我而繫與子斥產恣所使以自脫公下獄滂度不得生出獄戶而增授滂子宗旦以官大爲山東忠已部使者牛應元捕訓黨害公人置法公猶爲之地也所居後喬木干雲大可蔽

牛公舉於鄉而宗人妬者伐木殆盡將不利于公然公竟第更種樹或侵墓則更修他無所問嘗言兇人對語必以忠告仇人在難必以身拯故能犯而不校以德報怨如此在京師或攜歌童過飲見公內大布之衣駭曰閱新進士百許人未有也行田間蹲而小休襦帟須捷同人謔之公曰吾不入內內人不得問澣補耳子爲製一紉袴一綾氈曾以極寒御旋篋之沒發篋二物如新益都以增故供億倍往額千金去之日畀管庫者牒出入數畢具而以淮上所親質庫若冠帶器具償之守藏者驚官費而家償人何樂乎爲官在途以十金授長賦

者卻承命勞送人忽曰若長賦虞生得失亟歸而十金封識宛然問何以不勞曰民自勞之矣公不可令吾墨所得詎止此若亟持去承命語人自吾長賦所見一介不取惟吳公耳五百人以所斂餽費金使數人貽公橐餽卒却不受郡邑長吏憫公無故而蒙大難重之奉一言爲九鼎公絕不入城市有丐居間者以金往公艱然夫金與身孰重吾不受身而屑此爲侍御曹學程以言事得罪長繫公與最昵旣出曰吾不苦獄而以得待子爲快也吾不快出而以不得待子爲戚也曹後二年赦還亦卒公嘗夢胡襄懋襄懋故益都令後亦下詔獄妖

夢是踐豈非天哉襄懋剪滅島寇東南受其賜公以口舌誅增增不敢居山東後數年暴死王維忠程守訓者纍纍反接復輿山東如解倒懸雖爵秩懸殊功相埒矣始滂與其黨宗旦爲厭勝術置桃人家中公見之驚未言也旣卒而羣兇欲併除其二子歸將發難會郡守梁公至覆庇之羣兇無可如何復爲雜劇汗巖公以獻媚於增疑誤人視聽將令公身名俱隕識者莫不痛心髮豎焉公卒五年而其偶凌孺人以憂毀卒所爲同公茹苦助公爲德者大是上流婦人自有志狀論曰奄人以曠權出中外臣得罪者百數其爲邑令抗章請尚方劍

惟吳公一人

上重創公以監謗而竟恕公以旌忠英主哉余讀公子年譜其時爲直指監司者或下石於井或首鼠兩端是陳增陽乞貸公之不若也士風至此可爲痛哭流涕矣

言也... 與其黨宗且急... 山東... 王... 豈非天... 姑... 莫... 受其... 公... 口

大泌山房集卷六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顧司馬家傳

御史大夫贈大司馬顧公名養謙字益卿揚州府通州人也父贈公志中母單淑人娠時夢嫗抱送筐中綠衣兒曰此其鼻與僧迦大聖同公生信然時夢有大校執金牌擁衛者四歲父出句曰孤燈一室明承響而對片月千山照父喜他日當勝我七歲就外傳所誦終身不忘行文千餘言立就十八爲諸生二十二舉于鄉九年成進士名在二甲李文定將拔公庶吉士與締姻皆辭

除戶部主事司兌小灘敏幹清約軍民誦之楊太宰霍
司馬欲得公爲其子部而劉司徒不可吾倚顧郎如左
右手諸奏率出其筆給事宋之韓者司徒鄉人偕公審
京商聽司徒關說公不可司徒恚甚欲左遷運司同知
太宰曰始留之謂何無已則擢福建僉事所部邵武黨
斗爲亂公傳諭撫安而設方畧禽其魁賊遂解散三年
擢廣東叅議山寇賴一清曾廷鳳等勢甚張從間道入
其穴圍取之降者籍爲兵賜金幣擢副使而在閩時郡
丞按獄文致掠立迫恐公每翻異憾公中之撫臣所撫
臣一夕暴死代者與按臣因以刺公御史吳從憲與廣

左薦紳持之得調嶺東官屬士民遮道泣留久之方得
發歸而與諸兄弟奉母至足樂也踰四年以母命謁選
人除雲南僉事順定知府猛寅以女弟妻大侯知州奉
赦尋據其所領寨公詰之寅故聞公閩粵威名懼而謁
款還故地御史劉維昵門子馬某及夷官子向化生下
督學克博士弟子員公面折其非而潛江歐陽栢爲憲
副與公同志御史敬忌之以考功令中栢公大不平馳
三百里來別爲長歌贈之劉不善也迹公無所得遂已
已擢浙江叅議分守溫處大比士得名流若干人而浙
有兵民之變司馬蜀張公出撫廉公軼材可急使公擢

山東副使司馬請留以新秩部杭嚴道前是浙營兵怨
撫臣損餉而陰賊馬文英楊廷用率七隊桀黠者陳德
勝方子龍李文高張賢陳文滿吳意成盧州辱撫臣相
團結橫行圍奪莫之誰何市民又以禁顧役抗令烏合
毀諸臺司門焚巨室光燭天張公下車召諸營兵討亂
民自效所誅一百五十人而念亂兵猶未麗法公進說
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不密其憂方大或取
他事罪之或襲取之不足示武張公是以留公公謀知
諸兵前辱中丞時文英廷用詭自縛請死要其衆曰我
以一死易若輩生其爲我具棺斂給妻子費衆斂數百

金予之不死卒不償金衆大悔恨是以言語爲約束無
文書後將賣我輩矣會春當發兵防汛兵集而候建牙
公屬游擊徐景星捕德勝等七人詣張公臺斬之文英
廷用潛匿衆中窺動靜微得之斬以徇公單騎馳入營
或諫曰何自輕公不顧至則兵皆震讙召之前若等在
死法中第首亂罪有所坐貫不問衆頽頽伏地而流涕
謝曰微公吾屬無類矣願以死報浙乃大安張公列公
捐身關策功第一而臺省二十許人交章薦公邊木移
治薊州兵則張公亦爲薊督府尋入本兵矣其在薊修
水利興屯田爲諸道最閱關者以聞

上賜金而會遼東缺撫臣橫拜公僉都御史任之公疏言往在浙與臬臣徐汝陽旅力同心汝陽調而臣曠貴于義不安又治薊田將有緒乞留任終事

上不允以治田責成代者令亟入遼其年東虜炒花把鬼兒合西虜犯遼蒲瀋汎河諸堡公與遼帥李成梁分道禦之斬首百三十級再挫之東河三挫之前屯開原上賜金幣而北虜土蠻把鬼兒諸酋蟻聚遼南界兩河間連亘千里寇舊遼陽公曰諸鎮餌虜幸旦夕無患非大創不可與成梁集兵分二陣以一直前砍賊以一應援偵虜先時虜六我鬼降收其梟騎隸麾下至是哈亥

降盡得其要領驅以前導而戒成梁潛出繞虜營後軍持糲醪不舉火別將李平胡等銜枚疾趨二晝夜次可女林虜迎戰二陣兵合呼聲震地賊倉卒驚走我師斬級踰千他俘獲無算公于法當封而以讓帥成梁財升副都御史歲大水請開海禁糴粟活饑民七萬餘人而條上遼左四難邊長虜衆兵寡餉薄司徒議增餉七萬有奇司馬議增馬直四萬有奇增設復州蓋州守將聲勢相倚明年再中水復爲減屯糧請九萬金賑之遼人德公爲公盡力則有鎮夷堡鎮寧堡之捷有小黑山古城之捷已開清水谷田斥陂陽諸邊規土連城亭隧樓

櫓五兵備具平行二百里而兵使王緘任天祚交構公
疏天祚多守禦功緘言誣

上逮兩人質問科臣詆公不早言公兩自劾

上慰留之而東虜把漢大成糾土蠻十餘萬寇牽馬嶺
軍無見糧亟餽金市所儲牛羊芻豆饗士士禦虜虜退
而寇鎮夷四日不下公與兵使鮑希顏守廣寧廣寧亦
無餉復市餉如前爲戰車環城深廣池塹與帥相去四
十里堅壁如山虜環睨無如之何亦退公度虜懈歸夜
命選卒五百人追虜二百里外斬數十人而還

上復賜金幣而王緘飛語熒惑公請下督臣復案

上勅公與帥任事如故而南臺臣復襲科臣語刺公

上以公本無失事不聽公再辭不允東夷那林孛羅卜
及猛骨索羅溫姐結西虜入寇公謂成梁此吾屬夷而
有二心長此安窮鄉所爲湯和哈者其部落也可爲內
應所爲康古六者溫姐其妻父妾也使收溫姐而繫其
子猛酋城破無得安殺成梁從之提數千騎之海州公
率數千騎次遼陽先持檄諭猛骨二酋二酋不應更殺
我三卒督兵進其城下城四重中城堅火器中其守城
者多洞胷死爲雲梯高出其上城潰斬夷五百有奇酋
窮蹙號咷慟哭叩頭勢面自誓改往返過終今以來和

互商爲我藩衛詔加祿一等賜金幣封其三世是役也
公當任子金吾先移書本兵辭故賞僅爾公以天祚得
罪繇緘緘得罪繇臣臣自居功叩心深慚辭不受賞再
以地震自陳俱不允而議開原善後事宜上之報可尋
考三年最任子入太學如令甲巳擢南京少司徒以斬
逆酋奴兒哈赤功賜金幣甫至官遭母喪二年卽家拜
少司馬督薊遼軍事再疏以母喪未終辭

上謂非不辟金革之義趣上至淮而督府已別屬矣召
還京先是公在遼餉不時給兵貸子錢餉至則緣手盡
于市馬時立官市法積子錢十二萬以三萬救荒餘貯

充餉後按遼者言公削馬直博子錢名所入公家私橐
各半公疏事始末宜革市馬之弊無廢子錢之利兩疏
辭不允而薊遼督府復缺改公左侍郎任之復兩疏辭
不允是時倭奴關白行長清正兵數萬據釜山陷朝鮮
擄王子陪臣去陷王京平壤朝鮮王告急

上命宋應昌經畧復平壤後乃爲倭所敗而行長遣小
西飛乞封貢應昌許之朝議不然應昌罷歸公并日倍
道至遼疏察倭情形爲疏萬餘言大指以國家患倭不
患倭倭不能越朝鮮犯中國其勢不足畏自古御夷常
以順逆爲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倭所侵朝鮮耳吾爲朝

鮮復疆土歸所侵掠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聽許即
不許貢而姑許封提空名紆實禍無便于此言者類稱
戰守其名美而可喜臣料戰則不能必得志于倭守則
徵兵遠戍共待流輸歲耗大司農金錢七十萬疲中國
而代受其敝遼左歲惡人流以東征故士馬凋殘徒見
羸齒老弱虜如乘虛而入何以應之臣以中國為全局
以朝鮮為局外日本故王非中國所立假令關酋王而
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不暇謀朝鮮即能附眾立國
必德我不復有異志此中國與屬國兩利之道也為諭
文昇材官胡大經與倭酋吉兵至釜山使示關白歸島

盡驅釜山倭方與請封

上是公言無更以文法中制朝議爭之愈力公復疏言
今日之難不獨在倭情而在朝議言之則易任之則難
宋應昌有收復朝鮮功諸臣一切未殺之而加之罪當
平壤未破時已有許貢許封之說應昌不明言直任亦
自誤事機耶臺省言者紛紛

上侯公再奏因奏言許則封貢並許絕則封貢並絕所
以難者難貢道

祖宗時貢道由寧波刑部侍郎孫鑛嘗畫策示臣言者
身無利害其為說易任者身係安危其為責難輔臣本

兵必欲人無一言而後決計是俟河之清也今日議不得旋踵并謝屬國兵餉之請

上下其議九卿臺省而孫公言戰守言官以爲是詆公公復疏乞罷以鑛代又言經畧總督兩設彼此掣肘必歸于一

上以孫經畧留公總督而山東登萊荒甚遼東虛耗請以備倭餉十二萬石以半賑登萊以半濟遼虜犯遼河西遼帥楊紹勳失事公疏言臣于正月抵小凌河虜以數萬三百連營臣從行五百騎與兵使馮時泰七日食不下咽衣不解甲于風雪中乘城幸無破今日泰被逮而撫臣韓取善奪爵臣應與同罪

上不允復疏趣經畧之任俾專事倭而臣專事虜

上于是以總督經畧俱屬孫公而令公還部公疏言臣不能復興數萬師百萬餉以與倭戰五百里外又不能勞兵糜餉爲朝鮮守鬱邑致病不敢牽位願賜骸骨還里三疏不允甫還朝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復三辭許之踰年以公協理京營戎政言者猶不休公力辭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公以父未逮祿養歲時伏臘及受恩資哀不自勝晚年事母孝敬備至色稍不豫長跪請罪母爲一粲而後起自通籍所得秩祿散與五屬支親外黨

裝送姊妹極豐以百金買地遷伯祖父濱江墓其子故
與贈公爲難者也伉俠好客緩急相護同榜胡御史濬
李參議存文爲經紀其喪周給其妻子京口韓氏賢雄
里中久而貧其子聘張光祿女不能娶助之成禮瞿文
懿公座主也子汝益召之幕下使報捷得爲武爵累遷
參帥州苦催科嚴民竈交困士入試額太隘力言于所
司而損益之知州某子甲以築城鑿山石徙民居不徙
者焚之所掘冢千百公爲言不從則畀徙者資瘞諸暴
骨狼山浮屠幾沒于海濤有司繕修不足公捐家廩而
就江山爲增勝或以捕盜格誣平民六十人強服其罪

力爲之脫已得真盜而家尸祝公也故記室受惠而負
之後以事抵公復爲營救同年爲御史者刺公遇諸他
所御史起避公揖與語無纖介其人愧謝不容口里中
子流言付之一粲居官薦寵下輩或灑耻拔拭用之而
不任德雖以寧遠重臣筐篚不得及門將吏遷官庭實
爲壽彈治之居家耻求田問舍藏書萬卷訓子孫于書
涉獵而微言大義輒已明了爲詩文雄贍有體州志之
修也多所裁定四方客滿坐對之出教左右繕寫不給
耳聽目視口宣手荅如流尺牘日百函無一舛誤晚年
罷遣常客獨與六七子結社賦詩好奕奕終日夜不勌

爲人魁岸廣額方面耳四寸舌能舐鼻又有膂力隻手
舉席一足去地五尺席上盤盂數百滴水不傾以臂乘
人持盃大嚼投壺最巧一發十矢中耳各二百試無失
引六鈞弓材官蹶張不如嘗按塞憇蕞爾城虜十萬猝
至或請召近地卒三千爲備公笑曰卽三千安能當虜
十萬啟四門張黃蓋而坐虜覘知爲公卒不敢近將吏
面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也

上勅嘉公膽畧以此年六十八忽痰作不食旣革家衆
環哭張目叱之問何言唯曰報主恩者三子孫皆以詩
書起家而長子懋賢爲比部郎最知名舊史氏曰弇州

王司寇云談邊事者楊文襄詳而不必文翁襄敏文而
不必暢王文成兼之而不必覈顧公具體集成信哉第
就奏議言耳其後督府諸建白司寇未見也公勞而不
伐數辭爵賞累遭讒不舐望救時應變卒然臨之而不
驚中懷輸寫不逆詐不億不信于家于國言無隱情從
容語次折衝千里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可謂國家柱臣
矣

馮氏家傳

馮裕字伯順其先臨朐人也明興募中國人實塞下曾
大父思忠始徙遼廣寧裕少孤父之叔母池育之池卒

爲三年喪有司嘉其誼屢辟不就舉進士知華亭縣治
務廉平縣大水令上田代輸逋租什一會與大吏議不
合坐令加賦民交走言狀事白猶改知蕭縣蕭故羯犍
新中盜閭虛無人鋤強扶弱民乃安遷知晉州滹沱河
白城北南徙北地瘠而賦如故爲更其額遷南京戶部
員外郎督儲中都與留守中貴人抗中貴人陰伺間中
之卒無所得稍遷郎中蓋自是復還臨胸居矣久之遷
知平涼府以後期改知石阡凱播酋相攻爲正疆界計
所殺傷償之如其俗遂不復爲亂遷按察副使治兵威
清土酋龍里死其兄侵之里妻率衆鬪兵合數萬遠近

震恐乘單車往諭皆立解散苗犯程番議者欲用師不
可徐遣斷事撫之苗聽命無二心當官抗直有裁斷而
貌粥粥若無能者見謂不勝任大計時予致仕歸親仁
善隣有召飲輒往輒盡醉以私請則辭好爲詩晚結詩
社所倡和多傳於人在廣寧聞義州賀給諫談理學師
之得其宗嘗謂希寵者負君媚人者負已謀身者負人
生平蓋三無負矣年六十有七五子少子惟直早卒其
四人俱知名伯惟健仲惟重叔惟敏季惟訥
惟健字汝強胡中丞纘宗更字之汝至從父遊南都方
弱冠有文名與南都人陳元舉楊全卿盧國賢金子有

子坤馬承道陳孟錫許仲貽爲師友才情駿發超然絕塵父罷官家徒四壁惟健拮据生業供養無乏弟妹昏嫁以時舉于鄉屢試南宮不第弟惟重卒廬江方歲晏觸冰雪歸其喪又反其妻孥京邸所著陂門集南征聖泉賦四愁詩學士大夫亟稱之子子咸

惟重字汝威十歲屬文觀書數行俱下有會于心輒手錄之少伯兄一歲游學相長大然不敢鴈行弱冠補遼東廣寧衛庠生故清河令蔣某異其文以女妻焉尋從父歸臨朐改郡庠齊魯間執經爲弟子者日衆豐願修幹譚說風生常挹遜無矜奮之容飲酒斗許不亂起整

衣冠滌器則有酒所矣刻意爲詩無大曆以後語書道逸有晉人筆父嘗語諸子曰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醫無間也先人丘墓寄焉以道路之不易誰往省者惟重請行於時虜數入寇行旅斷絕匹馬烽火中月餘達廣寧展墓芟榛蕪繚垣拊之以棘勒石而識之乃還報命父大喜舉進士授行人

肅皇帝南狩奉命告湖湘一切餽遺無所受走烈暑中及廬江疽發於背友人臨視之曰子之病病矣恐卒然不可諱貽子父母憂奈何子何不歸謝曰惟重受天子命介於南國不幸病不能卒事重也是懼在禮朝

會而終以尸將事受事於朝。卽命于事，乃其所也。敢懷
首丘。虧人臣死職之義。爲家大人羞。遂卒。頌蔣生子子
履才百日。期與俱死。勺飲不入口。已自念曰：夫子死而
無死。以有孺子耳。未亡人從夫子死。將并死孺子。是未
亡人死夫子也。乃起育其子。莞葭之室。不蔽風雨。竟以
勤儉起家。子履成進士。上書言狀。詔表其閭。年八十一
卒。

惟敏字汝行。總角時。父官石阡。力不能携家。惟敏曰：萬
里荒徼。柰何！令大人獨往。從之行。暇則讀六經。諸子史。
含咀英華。爲文閎肆。萬言可立就。晉陵王慎中督學山

東。自謂於書無不讀。猶遜其才也。尋舉于鄉。旣屢上南
宮不第。結茅冶水上。居焉。放舟上下。浩歌自適。望之如
神仙中人。久之。謁選授知涑水縣事。縣所食用。取諸俸。
稍不以煩里甲。出則簞食壺漿。自隨。繕學宮。浚城隍。樹
以榆柳。行道之人歌詠之。縣民富者爲將軍。爲校尉。爲
力士。爲執金吾。爲中貴人。兼併地無算。而逋租挈惟敬。
摘其最負者懲之。貧民以爲德。而豪右謗四起矣。坐謫
鎮江教授。聘典雲南試錄文。多出其手。稍遷判保定府。
奉檄修府志。爲集楊忠愍遺文。行於世。陳郡利害十六
事。皆中窾綮。繁尋左遷王官。遂歸。構亭冶原之上。命之曰

卽江南日與朋輩觴詠無何遘疾卒卒之日侍者以朱衣進搖首曰不當服此時有甚喪云其文不爲刻削語情事若指掌上填詞尤號當家西北人往往被之絃索孫瑗亦成進士

惟訥字汝言六齡就外傳誦書聲朗朗如成人質問敢言父名之惟訥自是謹厚沉毅矣少長授毛詩與仲兄同舉于鄉舉進士知宜興縣捕諸豪侵牟租者治之得數萬金報郡郡守以爲能大愛重之部使者乘間行邑適有他期會不得見坐蜚語論調魏縣虜犯塞畿南震恐增築邑城城雙井鎮功成不愆于素遷知蒲州州多

強宗大姓其政情法相得衆咸服與諸生談道論文寒暑不輟得人爲一時冠遷揚州府同知以父喪歸服除除松江督賦入京師舟中惟圖書數卷而已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曹務簡日手不釋書以母喪歸服除除兵部車駕郎未幾遷陝西按察僉事分巡隴右畚虜雜處民勞爲甚至則繕城隍謹斥堠懲貪墨平政令四民安業嘗攝督學事品題十不失一凡五年遷河南右叅議尋遷浙江督學副使士習浮靡轉相承效首與諸生約正文體敦德行以興化條未幾遷山西叅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清屯田得萬餘頃事聞有金幣之湯遷

江西左布政使覈上供瓷器浮費令民以地爲率畝出一錢顧役民大悅肖像事之人覲評隲官屬與大宰廷辨無依違語事竣疏請老太宰惜其才以光祿卿致仕稍營郭外田數十畝又愛海浮山之勝營菟裘其中踰年卒嘗輯上古以來迄六朝爲詩紀百卷藝林極珍之性密靜有思其爲詩文斌斌然弘博君子也

子履字禮甫舉進士爲固安令縣無留事請寄不得行簡麾下驍壯者勒習騎射捕大盜三百人桴鼓不鳴以能擢駕部郎尋擢山西僉事治兵大同大同自嘉靖以來兵數告變戶部爲新法馬給諸邊司餉郎吏隱之承

塵上兵闔門而謀將爲不利郎大窘子履徐驅而至曰女曹豈欲反耶此吏之過乃公爲若治之卒解散而按誅其倡亂者一鎮歛然會大旱繼以霖雨米暴騰踊亟發倉賑而厚爲直召諸商米遠近輳集歲不爲災虜王之款塞貢市也以愛孫把漢那吉故那吉入市自伐其善射請與子履爲耦子履計虜驕當有以折之虜矢重不能及遠密移其侯於百步外與之約負者輸物若干事那吉連負盡輸其衣與馬面發赤乃稍移前令獨射每中一矢還一物遂盡還之那吉大喜終其任貢市無譁屢遷叅議副使治如故都給事陳三謨者僉人也大

計取他人事誣子履奪爵一等子履以母老不復謁選十年虜犯西寧詔舉能任邊事者臺省俱薦子履起知和州爲平徭賦劑量重輕以水災力請蠲征縛治其里豪殺人者至與部郎相持部郎氣奪遷陝西僉事分巡隴右脩旱賑饑一如大同時盜據關山爲亂擇部吏有口者持尺檄往諭之兵隨其後盜盡亡去秦人爲祠生事焉久之治兵易州易州兵不習戰而中分其餉爲公費兵益頓乃汰老弱歸農更募勇敢善騎射者充之兵與餉復故額部使者大閱畿輔兵獨易州爲冠慧星見民訛言易水深水間有王氣祲見於天

上且舉兵加誅皆竄走司推郎就子履計之當奈何廻視從官蓋厯有存者子履曰是難家喻戶曉惟靜以鎮之耳命庖人具酒炙不闔門而酣飲士民望見轉相告語復來歸而迹爲訛言者由東鹿一道士以左道惑人入從者千餘爲起祠吏就索錢弗予則告東鹿令是白蓮教謀爲大逆令懼詣都御史請兵民是以恐子履持不可是一亭長力能辦耳何庸兵爲二檄授使者至東鹿發其一執道士及吏卽訊其一譬曉諸民事遂定而奸民數言易州多礦金宜採以資國用子履爭言其不便乃已三載遷河南叅政則子琦爲少詹事侍讀學士

矣以入賀至京師遂力求歸于時年甫踰艾耳歸四年
從弟孝廉子咸卒子履哭之哀遂病病革與友人調笑
如故妻子環泣能小留乎復笑曰是在司命不在我令
閉戶無擾恬然而瞑子履厚性寬中與人言竭情無私
杯酒談笑一坐盡傾義所不出必申其志御下最明察
能容小過居家軌迹夷易路逢乞兒馬醫必下揖之操
縱虜王及諸大酋無犯格令後數年虜索市溢額漸渝
盟而

天子以大內災聽奸民言采礦畿輔騷然薦紳介胄拊
髀憶子履矣子履爲文援筆立就草書得晉法勝其父
然以政事聲掩琦今爲少宗伯有公輔之望

子咸字貞甫舉于鄉一再偕計吏遂罷不赴隱居冷水
上少從婦翁少司馬冀鍊爲理學以莊敬自持朝夕闔
戶靜坐忽有所悟敬在常惺惺豈檢束若微纒也與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
命是爲聖功之本因以本名軒以本軒自號四方來就
學者日衆或問學曰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廉曰惟靜
者能廉問應事曰事歸當然無務上人問處人曰和氣
誠心問立身曰如志士不忘在溝壑則能立盡其在我
無干涉人則無入不自得問鄉人皆好之如何曰狗俗

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其持論類此
所著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記類有深
識精詣父蚤死事母孝事伯兄恭侍母病非寒暑節變
不解襟帶食不知味既卒泣血柴毀酌古今爲禮書脩
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歲時祭必親終事無惰容
有田數十畝躬秉耒以耕非其力不食絕不受人饋曰
吾無以報也母昆弟貧者養之沒身又推以賑其鄰百
餘家歲凶倡宗族兄弟與富人出粟貸明年稍豐鄉人
爭還粟乃設義倉以法散歛自是鄉不苦饑客至炊黍
刈蔬共食無他饌與士言士與農言農人告以過則喜
見人過亦若其身有之必婉詞相規於鄉人好馬君某
馬卒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遂抱病卒鄉人日來哭臨
鍾給事爲之誄薦紳學士以方陳新會曹霍州謚曰貞
靖先生論曰裕學以從政臨事不惑身遠與寡厄窮無
怨白首耆艾魁壘之士也諸子道術通明贍于文辭典
幹撫民以惠利爲績又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語曰依
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以彼
父子質行齊魯諸儒莫及位不過藩臬甚者左官蚤世
光曜曠而不宣其在屯蒙之際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五世其昌莫之與京豈不宜哉

南郡守家傳

紹興守南公名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田市里人也父金爲蜀博士母焦宜人禱于泰寧宮之神生公少跣弛不修小節時與群兒戲列行伍號召指麾謹聲動地焦宜人惡之安得此不才子其大父心獨喜是非凡流比長通易禮二經弱冠舉鄉試第四人尋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前後司御馬天津倉者二司下糧廳漕儲者一司保定邊儲者一司京坊草場者一會計嚴審諸猾不得侵牟嘗犒師雲中上郡師交口誦其廉惠而在本科獨久久部事無大小有所興罷尚書壹是屬公草奏明解朝章亢直敢言所條上便宜若督漕大臣歲赴京師會議至今施用之

肅皇帝卽位賜七十二宿衛士金中貴人意在掎剋公持不可諸冒京營卒食糧者汰斥強半更煽蜚語撼公不爲動或遺火焚所司草場計公當坐尚書廉得狀卒不能奪也久之擢知紹興郡丞斬塘者歷年多習郡事傲公以所不知公佯不省旣三月一日召諸吏集庭下數之曰若曹何面謾人乃爾某事可若以爲不某事不若以爲可取故案剖決數十事如流悉中情理丞乃大服吏震讟汗下已飭條教行屬邑曰稂莠不除則嘉禾

不生古。未有養奸而可爲治者也。今與諸長吏約如農
夫之去草芟夷蘊崇無使能殖焉。石天祿戴顯八者劇
盜所窟穴更倚大姓爲庇。有司莫敢問。公立捕論殺之。
每臨重囚。朱衣象簡。秉燭焚香。開重門。坐堂上。令衆見
之。望者以爲神。然稍傷苛急矣。當是時。王新建方倡良
知之學。公故出其門。間以政請益。新建曰。人言不如自
知之。明自悔之。篤君乃問我中得無有不足乎。此卽良
知。顧力行何如耳。公大悟。於是霽威嚴。務以和得民。乃
葺稽山書院。創尊經閣。簡八邑才儁弟子肄業。其中爲
新建刻傳習錄。風示遠近。四方從新建者麇集。公爲都

養焉。又濬郡河。開上竈溪。理出影。賴丁夫復謝太傅王
右軍祠。奪所侵祠地。皆不便其部中顯者。會大計。遂
以考功令中之罷。妻孥尚在那。郡買舟東下。挈與俱歸。士
民涕泣送者。不絕于道。祀之名宦。其後御史唐愈賢論
考察不當。舉公爲證。更四十年。張宮諭元將修紹興志。
載其行事甚詳。公豪爽。善詞賦。故與康武功太史胡秦
安中丞齊名。甫強仕。歸田。怡然無怨。內行益飭。其視母
弟。憲副逢吉。與諸女弟子。姓脩極恩禮。三原馬光祿綏
德馬宗伯爲志表其墓。二公篤論君子。公執友也。所爲
詩文。與紹興渭南志。關西人誦之。今祀公鄉賢祠。長子

轅仲子軫季子輔俱諸生蚤卒獨仲子有子企仲舉進士爲吏部郎以文行禪其家李生曰天下爲新建學者不少矣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則公其人耳余聞嘉靖初當國者忌新建禁僞學嗾公行其傳習錄讒口因是得入今新建配食孔子公並受秦越人血食學何負人哉公繼室范宜人以節孝聞余自有傳

李郡守家傳

故鳳陽守李公名愈字惟中太原平定州人也其家世殊遠豕碑或言自唐時而譜則以恕爲始祖恕四傳曰之才爲金總領十三傳曰煥入明保世滋大煥三傳曰

鳳封順天推官鳳子五人舉於鄉者三人伯子曰應奎仕至晉府右長史長史子七人伯子念仕至歸德守仲子則公母董宜人娠時夢丈夫袍笏登其堂遂生公八歲從右史公教諭高陵高陵呂文簡者一代名儒見公摩挲其頂異日當爲國器已從右史公教授葦昌廬州與門下高第弟子談經論文學日進歸爲諸生傾其儔偶嘉靖甲午與季父應箕同舉於鄉明年與歸德公同成進士李氏門閥於是益盛除南京太常博士署故清華無饜事而呂文簡方爲少宗伯時因暇豫周旋誨接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文簡喜自童稚識

君幸不負矣。霍文敏少所優潤，于公獨折節下交也。三年考績，有繼母喪，服除擢戶部員外郎，督儲通州條上四事，已擢郎中，覈諸邊儲條上五事，著爲令，擢知鳳陽鳳陽故。

帝鄉民情而田野不治，穎毫間豪右爲逋逃，數俠氣敢往，公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遠近以續明旨，要審而賞罰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坻滯，四境歡樂，謳吟之，而公雅意游仙矣。初朝邑有劉翁者，得仙道，仕兗州守卒官，蓋尸解云。行遊四方，至平定，招提見公與歸德公而異之，二孺子皆二千

石也。公旣仕，遇翁淮上，有所指授，以故爲郡守，輒致其事歸，歸則右史公無恙，歸德公亦里居，諸弟與子孫聚，順承歡，朝暮相隨，出入相友，絃誦相聞，公美髭髯，揚休山立，于衆中望之，若天際真人焉。春秋七十卒，丈夫子八人，孫曾以下倍之，踵武登朝，勳名未艾。三晉雖仕國，莫之與京矣。遺文有廬陽稿、金陵集、潞河漫興、金臺雜咏、林間唱和彙，而曰蒲石山房集。蒲石者，公別號，其所遊息地也。傳祭酒新德馮庶子有經，劉廷尉士忠、張都諫國儒、姚侍御鏞，亟稱之。孔左丞天胤志公墓述公孝友，恭懿捐金賑饑，素嚴事關，漢壽夜遇暴客，侯爲禦之。

余仕晉訊之其鄉人信然叔子榮令鳳翔以治行高第擢南京中城候榮叔子可贊諸生有雋才皆余所知也舊史氏曰古稱仙者不必在世外第以李氏論元禮之與郭林宗同舟也供奉之豪于酒與詩也皆以仙名鳳陽公從劉翁學仙事未可知迹其謝不待年俯仰無愧兄弟無故孝養察父以天年終南面而玉天下樂何加焉余又聞頑仙不若才鬼天上無凡俗神仙李公遺文爲學士所推許舉此二端可以爲仙矣

來職方家傳

來職方儼然字望之陝西三原人也其先有貴爲中丞

者莫詳系次今所知得甫景賢子春肅鎧時良賀七世賀雲中郡丞君父也郡丞元配張宜人無子娶于翟夢神署其門曰五嶽鍾靈遂生君郡丞得子年已逾五十重勞君君自知嚮學就父受易經術通明更習他經年十四爲諸生更習子史詩賦遠者千里貴者百金必購得之賈人日以奇書見售常經旬掩關不出家人微之支頤默誦解頤自賞也詩稱唐文稱漢所撰著必肖乃已乙酉舉于鄉明年入南雍攬結江山之秀與吳越諸名勝上下論議爲文清綺絕倫司成鄧文潔異之益出金市古書歸構集古齋二楹貯其中諷誦校讐朝暮寒

暑無倦制義必傳古作者儕輩竊笑之君益自信不笑
不足以爲道十歲成進士出蜀庶子黃昭素之門時稱
其知人能得士也明年除太和令太和于江北非善地
歲比不入令威儀不具君怡然就列昔漢黃穎川輩宦
此土以循吏著聲豈伊異人耶首定士大夫相見禮已
揭科條十許堂皇之上以示吏民奉行之毋失尺寸三
日而吏舞文者卒面謾者銖兩之姦無所不悉以輕重
受法訟者數百人羅階下則進鄉三老陳說

高皇帝六諭雜以古成敗事爲左驗慷慨切至衆泣下
沾襟莫能仰視裂其辭而出歲租二萬石有奇以四時

輸權衡斗甬不謬黍黍小羨卽以充來月來歲經費民
爭門而入租挈爲諸邑最身行阡陌教民農桑毀畜濬
溝洫滙陂池水旱不爲災市牛種給貧者四境之內陸
則禾麻菽麥水則葭菼荷芰彌望市無二價僞者有常
刑無赦而聽自首原輕罪民有行喪而讓財孝弟力田
者表厥宅里鄰有烈婦手爲文詣其家祭之新黌宮講
肆拔諸生俊異就其質程業日考月成邑百年科目曠
絕士蹶然興起有登賢能書者矣雉堞樓櫓廬舍亭埃
以次繕治期月而士民謳吟之直指周公行部邑千人
遮道請留太和令直指詰其故同辭而對曰下邑褊小

當事者且謂牛刀不應割鷄一旦符下柰何直指入壽春千人復從之門外聲如雷直指陽怒令博名高教若曹乃爾則大泣令何所利于民民實不忍無令直指故瑣科條其人父老遞進僂指言狀復大泣已而銓部差擇高第果調曲周直指上章太和令理訟不罰片紙收租不贏一錢先時民詣臺若嬰兒唯恐失慈母願卒留令終惠報可君喟然而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乎吾脫改節何顏以見邑人益精心爲政夙興夜寐日昃不遑食四鄰鬪鬪輒竄籍太和丐來君與決諸臺事疑難必下太和無虛日所親過君勞苦邑肥而貌瘦得無

從井救人乎君謹謝之吾一日不爲民除一害興一利如重負在背樂此不知疲也紀氏子富而侈怨家中以大獄立爲理出賊入酒家殺酒庸奪其財丐兒小霍從旁窺之賊過市則以告而縛之賊不服我常夜過以足蹴若故恚而誣我君大喙此女所以真殺人盜也女蹴若試其賊覺不耳遂坐律旁郡有兩人積不相能一人書所憾者姓名告已罪更賂羣猾爲地君訊之女自告女而欲坐人誣柰何欺乃公羣猾首服邑故盜藪白日圍奪人君廉知其主名縣賞格分捕修什伍法盜無可容伺君以公事出攻子錢家高氏其魁衣黃襜褕率衆

登樓榜掠主人若婦與子救者集賊以主人乘樓矢石
雨下衆莫敢前君馳至下令挺賊有能全高氏子者免
死麾衆小退日暮勒衆爲左右翼以進而藏力士車下
引錐穴垣縱火怒號盜莫知所爲爭自剄死猶生致二
十人高氏婦子以隙免聚觀者千萬人踊躍歡呼來明
府類山澤之癯今日之事何知且勇也有虎不啞人識
者目爲祥六年報政徵拜職方郎邑衆知不可復留貌
而生祠之諸學士爲實政錄而更伐石紀之以垂久遠
其行也傾國胡耆婦孺奔走竭蹙或啼而泣或歌而頌
或祝輒或輓車或酌明水或送一錢各行其意百里內

繩繩不絕或涉淮入河依依不忍去或望塵痛哭而返
君官職方所領山海關事賈人不得奸蘭出入皆給符
無名籍若失期者必抵罪人贖君視符無他縱之去貧
而生還者無萬數居民亦有符符久漉滅不可辨爲新
符更給凡數千行旅如歸而中貴人權關稅者嚴憚君
約束其下人鑿齒窺窬之徒稍稍戢矣君以勞勩致病
關人襁褓卜筮饋藥迎醫如子弟之爲父兄而君故不
色愠與所善吳人談笑自如命中子臨誦詩歎枕聽而
抵掌和之四方客書問至口占授答燦然有條亡何遂
卒卒之日橐如洗遠邇驚悼返葬白衣冠而送者踵錯

于路既歸邑人行哭失聲者宿通儒譏之者數十輩太和及臨間關炙絮來奠者或月一至焉或日一至焉臨間人祠君如太和也君自少時擇地而蹈立不跛視不流非其人不內交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居父母喪哀而毀瘠三原多高貲賈人塋祭盛陳禺備冥資召緇黃治幡幢梵唄科醮浹旬不休君一切弗用按朱紫陽家禮豐約中度邑俗一變至道君之功也其他焚券卻金諸小善不具論所著自愉堂集十卷藏於家舊史氏曰始余視學秦中校三原生來君在高等不虞其善古文辭去之二十餘年備兵潁上而君從太和擢司馬郎猶及見之舟中刺問江北吏治民情如指掌助我實多其後按部入太和太和士民言必稱君也余乃愧爲君師矣君伯子復中子臨與祓羽馬材號三才子爲君狀萬言文采奕奕驚人乞余爲傳余言殊不直二子所望恨知君不蚤姑以障塞前過云耳

汪代州家傳

代州守汪公名文璧字叔圖休寧人也唐越國公華裔由篁墩遷休寧邑南已遷交山至公王父南崖公明戴氏禮爲諸生父念崖公嗣之業儒不售改服賈娶戴孺人賢而不宜子其助遙者戴舉三子伯天仲亦服賈季

爲公少有大志多聞強記王父曰是必亢宗延名士爲
師弱冠耿恭簡公錄爲諸生顧數誥京兆試里中人諷
公父季子以儒減產所得孰與仲多公學益勤博綜羣
書手輯綴數十萬言壬午舉于鄉人言公父還遺金却
奔婦有陰德天以公報之云四上春官不第父且老不
忍去子舍父語之曰若不聞昔人風樹之恨耶觴酒豆
肉薦之墓上奉之膝下于人子心何忤焉乃謁選人除
秀水教諭秀水才士如林督課勸相科條甚飭而色笑
藹然瞻卹疾苦月奉什一在內十九在外士樂就之如
家人父子嘗脩邑乘衆謂良史之筆甲午秋聘江西分

校官得人爲盛竣事歸爲父稱九十觴奏諸士歌頌而
父喜可知也丙申擢閩將樂令秀水土爲勒石紀德云
將樂有兄弟訟久不決片言折之立解游民喜携菹往
往毀家取其尤竄之槩其屋爲亡國之社野有盜殺人
莫適計補筮易得鳥焚其巢迹之有人曰舒巢皮者一
訊而服邑士乏賓興有年所矣相學宮水勢于形家不
宜濬之縈如帶其歲登賢書者二人已禁賠田置義倉
療疫掩骼爲梁通道修楊龜山墓祠移武弁屯糧諸善
政次第具舉計吏爲七閩最會父喪歸邑人肖象生祠
之服除再知湯溪湯溪故割金蘭龍遂四邑之地而成

文獻闕如集父老子弟討論故實與士大夫參伍修飾
之爲邑志民之利病如指諸掌距邑二十里有葉灣河
舟子扼人于險方大雨雪渡者爭舟而覆以秩祿置三
艘市田二十畝藉其入歲供補葺至今人無病涉諸爲
盜囊橐爲逋逃藪者廉得主名懸重購令其黨自攻倫
長見法衆皆瓦解夜戶不閉矣擢滇霑益州湯溪人詣
臺留公不得請其衣冠藏之麗譙歲時謁款焉霑益萬
里荒憬公子以爲戚公慰籍之不聞炎風朔雪天王地
乎治裝行寄徑于黔黔夷方剽劫道梗御史大夫郭公
以兵衛導之出疆霑益在金碧蒼珥間夷酋安紹慶同

知州事守者刻覈大至以不肖之心應之公外無邊幅
內無城府談諧酬酢歡若平生酋喜汪公長者推赤心
置人腹中何慮而守倭馬一龍索逸賊于酋部酋持不
與有違言因相格鬪諸臺患之將用兵公不可必以兵
是播之續也單騎馳往說之而罷酋束盜十輩付吏錄
所盜以歸主者諸臺疏于朝有杯酒釋流土之仇黔蜀
咸願質成語自黔入滇州南交水綰轂其口爲建公署
時省方問俗知征關之病商也省之開礦之誨盜也禁
之行鄉約以化導細民而簡諸生秀者肄習之文學齒
于上國所舉武闡士皆一時之選諸臺以公能經營劇

請調騰越嵩明不報而最後移代州適武定之變震于其隣公險走集明斥堠率士民乘城爲守禦計而安酋以往事疑上官督過不出兵公委曲譬曉之酋悟不三日得兵五千人赴難解諸郡邑之圍霑益稱首功事定入代代爲晉要害郡治兵使者督餉曹郎分守偏裨居其中而中丞歲防秋駐節供億煩費前守墨而忍代人如坐湯火公以寬字民以廉御史省刑罰薄稅歛事集而民無擾謳吟載路中丞李公督府馬公旌其賢通先後三年報政直指喬公還朝差次諸州吏公爲冠薦剡行上而左官晉藩報至上下錯愕莫測其故代人惜其

來莫而奪之遽也有流涕者公曰吾故倦遊得遂初服幸甚登鴈門眺五臺而後返過京口覽三山歷姑蘇檣李武林諸名勝歸與故人相過從無幾微不豫之色繕居舍上流星塌築堤捍水量功命日身先衆受役堤成爲記詔久遠長干渡所苦與葉灣同言於上設方船篙工楫師有常餼日夕不離次而人便之其不忘故業爲人津梁類此又欲修族譜哀其遺文曰綠野池集未就而書所歷五政事置座右吾非以自矜內省無疚可對人言耳公傷母早逝有終身之慕父九十有四歲卒養生送死無纖芥憾而擗踊哀慟幾於毀性攝管狀行實

迸淚如縷縻病革若夢漢壽亭侯者祀其象忽甦復夢
乾坤清炁日月光華語再閱月語家人吾以侯陰佑緩
須臾今不可爲矣告仲兄吾爲邑爲州差不負公家而
事機不偶不能以一命及先人早失伯兄幸事兄數十
年吾病兄千里來視醫藥殫技無以報德獨是介介耳
已告女兒而母子並以節著足不朽而子事吾若父神
必福之已詔子孫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登枝而捐其本
者不祥士不論窮達要之有品官品品之一朝人品品
之百代吾每服膺祝給諫之言撫其長孫曰爾垂髫稱
茂才無自多士所當爲不盡此撫其幼孫曰有父兄在

其則不遠言訖晏然而逝年六十有七公豐頤美鬚髯
內行修飭宦四方所居民富去則見思而不好名稱喜
怒予奪不過其則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
人莫之害卽蠻夷玩弄於掌股上義不苟取無蓄金玉
若諸玩好鄉之君子按謚法行義說民曰元寬樂令終
曰靖謚之曰元靖舊史氏曰余陳晉泉時守代者虐用
其民而有與援其鄉人直指刺之猶予輕比奪爵二等
功司不勝姻婭之昵許平調汪公至代代人如熱之有
濯居頃之曳王門裾黜陟如此吏治何繇興余扼擊茲
事久矣不二年公捐館舍視天夢夢人何尤焉公子乾

行馴謹明練其孫調鼎材知深美冠倫魁能天之胙公
將在斯乎

蕭令公家傳

蕭令公者名敷字汝教其先廬陵右田人也國初祖善
芳徙龍須登科山清江里家焉世有隱德父正芮娶於
某生公少時方正有標準所讀書館在城西隣女夜奔
閉戶不納因徙避之受知於邑令翁夢山公翁公材氣
視人無如獨折節公拔與諸茂才異等者二三人別授
室而居之出所論撰衆莫不推服然不以賢知先人恂
恂如也竟翁公任未嘗私有造請庚子舉于鄉待詔公

車者久之筮仕爲巴縣令巴當孔道兵使者及郡治在
焉最號繁劇又多薦紳巨室法尼不行公事士大夫以
禮馭吏以法待小民以慈惠夜寐夙興克勤小物縣無
逋事至其廉不私名一錢卽豪右內慚公奉要來唯謹
已察民所疾苦若里甲徭役逋負數事上書諸臺必得
請乃已會三殿災詔蜀采木郡議役富民從事公持不
可觭困小民非也觭困富民亦非也請使小民出其力
富民出其財募諸商賈素市木者經紀部署之便中丞
黃公躋公言下諸郡倣行之公重念役者苦以時巡問
渴予漿饑予食寒予衣疾予藥沒予楫巴人喜爲公盡

力木三倍他邑他邑令木不中率更屬公代之往來西
陽石柱永寧播州諸蠻夷部踰兩歲具悉其跋涉險阻
供億費詘饑寒疹癘顛沛死傷呻吟號泣一切情形繪
爲圖白所司上聞識者謂其有鄭監門之忠焉郡守坐
民盜主守錢穀戍邊若城旦春者數十人藉其家不能
償往往死獄中郡倅奉檄覈一切筦庫筐篋鄉亭部吏
門長街卒輿阜扈養之屬復坐五百許人公力疏其無
辜與郡不相能部使者將發幣于公卿以索公公不應
遂與郡比中公考功令調瀏陽瀏陽負租挈數十年公
悉其弊在主保者侵牟下令民尺布斗粟以上得自入

官民踊躍應令入更饒運漕粟者歲詭言水湍激舟敗
匿賦以爲常爲更小艇載之郡而後入漕艘奸冒計塞
年饑發賑以便宜行事不待報鬻子女者損俸稍贖之
所全活無算士學術濶疎民間子應明經纔三十人爲
言督學使者悉隸博士弟子員已新學宮購經史東名
士爲之師而身勞來作新之絃誦士輩出矣郡邑上計
吏必謁御史告行公獨不謁御史啣之公聞卽從闕下
解組歸瀏陽民如失父母走告監司郡守使強起公再
三卒不能奪兩爲令而橐蕭然田廬無改其舊用孝友
爲政于家繕宗祠修譜牒治封樹歲時率族人祭享而

訓誨之衣無重采器無文鏤一冠二十餘年不易終其身目不視冶曼之色耳不聞淫哇之音城市公府掃跡不入子孫數十人橫經捧手質問疑義評校舉子業當否暇則賦詩詩不剗削要于寄適歌之鏗鏗聲若金石絲竹歌竟命酒酒不及醉足以解勞助歡而已生平強飯年七十有一忽云體小不快與客觴咏如故客退少選連呼好好者三而卒子成進士者一人曰近高官中書舍人擢給事中以考最贈公文林郎貢澤宮者一人偕計吏者一人爲太醫令屬者一人孫偕計吏者一人貢澤宮者一人孫若曾孫補博弟子員者可十人安成太常王公時槐篤論君子也銘公之墓不虛美矣舊史氏曰余起家入蜀承乏攝采木事諸長吏有私役富民者而叙州爲甚獨巴渝間以召商小挺父老猶能言蕭公也巴人賴公無株累歿何可勝數公始終一令卒自免活千人者必封此言非耶公子孫當之矣

郁長樂家傳

郁長樂名文周字文叔常州江陰人也其先家山西高平校書郎廷珪徙吳常熟勝國時子良避亂江陰樂其風土以籍自占爲安豐里人子良生敬常敬常生經經生珣珣生芹芹生寶寶生體乾娶于徐是生公幼穎悟

絕倫舅氏鳴玉鳴鳳師事陽明先生以良知爲宗旨嘗
語公大畧輒能曲暢而旁通之舅氏驚嘆聞道無後先
吾乃愧孺子屬文千言立就不爲卑調書於前代褚米
畫於吳人沈文皆入堂奧觚墨小間從酒人劍客走馬
鬪雞爲少年之戲選伎徵歌彈碁六博歡呼日夕不厭
會島夷蹂躪吳越軍興倍起父以中人產受大僇不勝
訴之主者主者怒予杖垂歿公泣而奮曰爲人子令父
若是何用生爲走代父往役是時公已補博士弟子員
拮据奔命資用乏矣其偶夏孺人勤儉治生能供所需
諷公妾見里中兒借計吏無敢誰何以君才寧遽遜之

公乃銳精爲舉子業試每冠其曹偶遂以丙子舉于鄉
方父之沒也人謂公無訾省易與耳覲閔受侮百端地
忍之天方玉我於成而逆天以僥倖不可知乎旣登賢
能書里人故受賜郁先人者歛然稱曰天與善人不予
其身于其子孫信哉江左諸孝廉連體比周造請當路
與錢通以其勢漁食閭里并兼田宅冠蓋所過路人避
之公獨挹損不以聲色加人有以求田問舍來謁身不
欲聞終日言不臧否人物無論所有德者重報禮諸怨
家一切不介于懷有急更陰脫之其人自訟面赤而已
於是三吳士無貴賤益服慕公高誼爭交歡行蹤歲十

九在金閭、文壽承兄弟及周公瑕號者、宿結孔禰之好、而于王百穀襟契最洽、每過從、藝名香、坐隱囊、啜清茗、搖麈尾、上下今古、出入經史、酬倡歌詠、鑒賞法書名畫、小齋曲池、花竹水石、位置都雅、壺矢碁局、投閒遞作、小倦命酒相勞、二三童子、演明珠紅拂諸傳奇、以寄俠烈之思、家居沙山、客填噎其門、盛共張、浹辰累月、更爲辦裝於酒財、可卮許、而家多美酒、客不醉無歸、表劉伯倫杜仲寧墓、吾神交高陽舊酒徒也、居恒自嘆、吾昔遭閔、凶不虞有今日、則惟先人之靈是賴、爲堂曰念祖、爲亭於河干、曰觀稼、此世業也、安得素食而忘其本、王父故

嘗爲石柳繫馬、沒泥中、出而更樹之、卽俠邪諧謔語、及庭闈變色、而作歲時伏臘、上食父之几筵、淚未嘗不潸然承睫也、王母瞽、啟居飲噉、率其婦相之、所欲先意逢迎、不言而喻、以終鮮兄弟、爲憂、固請于父、置妾舉兩弟、已育兩弟於襁褓、長則冠婚聘師、督課俾無納于邪、兩姊貧葺屋而處之、薪米布帛、時給不絕、已修世譜、新家廟、爲祭饗期、刑仁講讓、賑其不能自全者、次之姻黨、次之故舊、次之鄉鄰、周急各有差、緇衣黃冠、小有意者、引而進之、操杖履以從、東南佳麗、山水籃筍、蠟屐登覽、無遺蹟焉、七上公車、無牢騷不平之感、亦無復宦情、而夏

令人卒睹遺掛哀不自勝強出謁選除閩長樂令恒以
雞鳴起視事案積如山一覽而決訟者囂于庭片言摘
其窾會皆叩頭服罪他邑聞之願就質成日數十百人
上官有所疑難屬公剴割如流日食盂飯片脯皆家所
齋送若鬻以月奉不推直一錢數詣黌舍爲諸生講德
談藝察三老有行者爲鄉祭酒訓誨其黨而時臨校之
已脩孔廟置祭器煥然一新已清丁口影賴覈租庸飛
詭權糴糴子母汰徵收餘羨馬江亭之市買梅花所之
兵餉具爲挈式凡一令下四境歡呼得未曾有屬歲旱
偕父老羸服走赤日中迎龍祈雨汗如漿頭搶地成泥

累百拜匍伏行三日而雨集蟹螺宜禾汗邪滿車而公
執勞過當病矣則又請賑故事賑付吏胥手公犯嵐瘴
歷峻坂深谷中悉召民鰥寡孤獨疲瘵廢疾者計口給
粟不失黍系有八九十老人趨而前諦視公民有生以
來未見親民若此者也然公之仁以卹無告不以惠奸
巨盜張利榮獄已具賂而減死爲胥靡復鳩飢民暴鈔
鄉落立禽論如律或議墾曠土爲屯而大姓豪家實欲
擅之考邑乘得前蔣令湖規極言其利弊寢不行濱湖
之民尸祝焉爲令甫踰期所經畫務貽久遠不趨辨目
前夜有所思恨不卽旦簿最詳緻成一人手病稍侵上

書乞歸。上官挽之曰：閩人方思長樂百其身，何可去？固留之。公亦不忍去。長樂藥餌節宣，卒無效。諸臺惜之外，吏以病請則罷無已。請移爲廣文，又惜之曰：是謫也。請以病不任劇，徙小鄱縣，其可乎？長樂產荔枝，江瑤柱，西施舌，署中奉其父遺象，得三物，必薦而後食，出告反面，如生歸之日，伏地哭，失聲。兒所爲瑩精竭力，求無忝民父母，庶幾三年報政，以一命榮大人，今象猶布衣，蒯履也。已矣，不孝罪無死所矣。不俟報而行，民號泣攀送，千里內不絕。次語溪呼中子庭葵而語之，吾不及周甲子者二歲，若兄弟，皆有子，能自生，復何憾！具湯沐爲吾櫛髮，剪爪，正衣冠，以見先人地下，遂瞑。橐無以歛，假貸而卒。事長樂人聞之，罷市巷哭。博士弟子員與鄉大夫采錄治行上之，祀學名宦。邑故有五賢祠，配公而六。江陰人復祀之。鄉賢語在公移祠記中。舊史氏曰：文士不必有吏才，豪士不必有內行。江左沿六朝風華而不實，士益難以求全。如郁長樂者，具體矣。長樂三子：廷芝、孝廉廷葵、藩幕廷蓀、茂木，皆吳之雋也。

何博士家傳

何博士炯者，晉江人也。生四歲能識書中奇字。父洪家貧，以賣苧爲業。無何，洪卒。博士年十三，提苧而泣，曰：儒

寧任市儈乎取所受書飲泣而讀不絕聲仲父浚憐之
因令罷賈割資爲佐讀而是時王父賢大耋父所遺兩
弟一女弟皆仰給浚浚又收諸甥孤者所入不足更費
博士日再飭粥而已爲人傭書邑中邑倅汪洋召試諸
傭兒見博士竒之十九應試爲邑諸生遂益旁通六經
諸子史百家之言御史聶公豹督學使者吳公仕試晉
江生皆以博士爲冠鄉大夫顧公珙李公源丘公養浩
王公慎中號爲宿學鉅儒折節與博士交上下論議博
士每豎一義諸君翕然稱善也七閩之士負篋從游者
歲數十百人大都授時始昕登堂鳴鼓以次攝齊而升

質問疑義日晏乃罷其說不守章句下至稗官野史與
朝章國故靡所不綜洽聽者大喜蓋以諸生稱師者垂
三十年甫貢上京師授江西安福縣訓導安福鄒文莊
公方倡道江右博士執雉師事之文莊七十諸門人稱
壽者或以從心不踰矩爲譬博士獨不可擬人不於其
倫非所以重鄒先生也郡曹官視邑事高年者得接恩
詔鬻冠服或頽其堂曰承恩博士移書讓之恩詔非常
典事過則已無詔而僞引之如罔上何請于堂額削吾
名彭理問求爲其父主簿祀鄉賢博士廉得主簿不宜
祀狀卻之已而郭生儼爲其舅王燁明以請是嘗從學

王新建博士持之口孔氏之門三千人從祀者才七十
新建之徒豈必皆賢耶郭生無以難而獨舉祀其鄉先
生之賢而無援者若干人旌婦女之節烈者若干人表
諸生之有行誼者若干人人以爲父久之遷靖江縣教
諭靖江故江中一洲數苦澇郡守屬博士勘災博士上
書言宜開港以垂永利其事甚詳覈至今施用之郡守
知博士故饒吏才將錄異之而博士業已倦游遂歸歸
之日有劉生者匍匐來送泣不自勝則故嘗爲訟師博
士以白學使者笞而懲之者也其感人類此歸田荷鋤
耕耘下者糞除之事身親之時詔其子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夫王天下者猶知稼穡之艱難况士乎名其齋
曰運甕以訓勤也暇則讀書如故而蒐考晉江鄉先正
及宦遊其境者所爲遺文凡二編曰溫陵留墨清源文
獻以脩閩故實自其爲諸生時葺永思堂以奉先修譜
以聯宗人旣仕欲建大小宗祠置祭田而祿薄不給非
久輒罷去不可舉然每舉時祭肅衣冠駿奔走不以筋
力廢禮行年七十有三矣猶作思親賦卒之日遺令曰
吾早孤非叔父無以至今日其以田五石別祀叔父示
吾不忘遂卒博士有人倫鑒其在兩庠若傳太理應禎
鄒參議德涇御史劉臺貢士范節皆識拔于儔伍中晚

而課兩子喬遷喬遠曰是能繼吾志矣卒如其言所著
有示兒集十卷藏于家李生日自宋儒有聖賢豪傑之
談而未流遂以講學爲聖賢能事閉目跌足掇拾古人
糟粕爲訓詁語錄如是已矣卽豪傑有文章政事稱曰
是人未講學終小技耳卽大不韙曰是知講學必覆護
之不亦橫甚哉善乎博士之持論也孔氏之門三千人
從祀者才七十此足令俗儒關口矣余讀博士示兒集
知其細行必矜有經世才詞賦根極道理不作學究家
言孝弟力田食貧不厭以沒其身君子哉若人宜其與
俗儒方枘圓鑿也晉江人言博士同時有尤公烈博雅
相等而舉進士爲祁門令稱循吏積官至藩大夫獨博
士厄在冷曹無所見或言博士廷試居第一實出
肅皇帝手擢不可謂不遇此何足爲博士重輕也

葉有道家傳

葉先生名繼字大光浙江西安人也以明經除袁州府
訓導遭母喪復除婺源再遷爲慈利諭尋致其事歸先
生器範自然標準無假西安人多治易而先生始治詩
年十四就外傳博聞多通解故駁議屈其儔輩爲毛氏
詩解凡十易草于紫陽多所發明西安人至今宗之弱
冠爲諸生其屬文辭旨豐美采六藝之芳潤每校士者

來無不舉首遂食縣官廩比壯而父耄矣倦勤先生家督宜受事讓以授其弟出入竒羨一無所問而更以食廩及學人所行脯脰輟與弟共之母八十而瞽時時過諸子所先生負以行朝莫上食問所欲而敬進之諧五味之宜順四時之氣一夕恒數起視衣厚薄枕高卑抑搔苛癢相漱澣沐浴醜洗母甚安之居恒笑語諸子若子婦吾于大兒若廢之有叩叩距虛也性度夷粹終身未嘗以疾言忤色加人冬日行陰夏日行陽有魯恭士之謹恪焉與閭里相隨逡巡退讓下至牧豎馬卒亦曲垂延接三爲廣文諸載贄來者習其家饒裕卽無所却

至窶人子則辭之而或陰資之俾以充他廣文贄人問其故先生曰吾非居已干廉而以所勿欲加人束修有誨禮也柰何以小廉廢大體案頭置理學名臣言行錄諷之而指其大義示諸生彼丈夫也吾曹何不勉焉慈利當城城司理孫公爲植問所以禦夷衛民之策先生條十數事大要附孟子而曲暢旁通之孟子先尊賢使能今宜預養賢能之士至市廛微細皆爲區處孫公善其言以次施行每月數進諸生課試申之以孝弟禮義士故多矜忤一變爲仁讓則先生功也隣國之士慕義負笈而至者接踵慈利人爲象祠之先生有丈夫子懋

懋舉子秉政秉敬象賢濟美秉敬舉進士爲工部郎最
知名舊史氏曰古今稱舜大孝則以親瞽瞍耳盛彥江
紉之屬亦然葉先生之事母近之矣至不以却贅廢禮
人已相得有不假蓋子夏之意卓太傳有言禮順人情
可與知者道也昔蔡邕于郭林宗常璩于景漢伯皆目
以有道或從所徵科或取爲號葉先生何讓焉余是以
采而傳之

兩歐陽公家傳

歐陽公閔字崇勲其先長沙人也唐時任吉州刺史者
琮遂家廬陵宋太尉忠徙秦和蜀江後徙西龍至明王

父某公以孝廉辟襄王長史因占籍谿子父某公以明
經爲蜀大寧越文昌博士公少通五經尤精于禮與從
弟宗伯文莊公同學俱李空同公高第弟子尋以谿子籍
爲諸生江漢間諸生皆爲之下而從叔某公守漢陽當
有事省試先期招公將陰爲地公不可賢科非所以私
宗戚也別嫌明微吾知吾禮而已往從王文成游宸濠
有異志公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除患無至易
於救患人皆從事于除患之遺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
先生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
易譚天下事知深而勇沉俠士猶然况吾儒哉夜發書

陳篋數十深惟而苦思之每言太極之先無無極六十
四卦之後不必言四千九十六卦爲論上文成文成首
肯歸教授子弟及鄉人士從者如雲其于詩賦信腕而
出若宿構童庶子亟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
詞賦之左宋也晚年以久資貢太學爲林邑訓凡五歲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正席而坐嚴顏而言使人之意也
消已擢滁州學正六一公遺跡在焉景行不忘而與其
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談咏瑯琊山水間日夕忘返
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流俗視博士冗散遇之
薄博上亦傴僂唯阿以媚上官公體骨不媚時見齟齬

嘆曰山梁子安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械械者哉視頭
上冠敝屣耳山梁子者公別號也遂拂衣歸讀書如諸
生時有司以鄉飲酒賓禮公不報而吏治民隱或畏息
不敢端言其過者常引大體慷慨亾所避邑有漕糧經
房山竹山而後入舟長賦者輒疲頓公力請以金代粟
民迄今德之伯兄闈寢疾數歲義不離兄一夕宿於外
少弟明同案而食終其身數與知己載酒賦詩不問生
產租入先賑貧族而及其鄉或曰不爲子孫地乎公笑
曰古人貽子孫以安貽子孫以清白未聞以田宅庭訓
嗃嗃如也里少年嚴憚公塞貪鄙之心遏流洄之行矣

仲子况字曰方聰悟日誦千餘言博極羣書爲文敏而
瞻尤工於四六文莊公及梁憲副公亟稱之爲諸生四
舉首而不得志于省試蓋忌者中之所知爲不平公搖
手曰樹相近而靡或軒之也草木無知於大小強弱間
猶爾而人乃獷然主其不懼以行于世豈不殆哉或曰
試辯之公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巴吾
何校焉衆服其雅量亦以明經貢如京師與耿恭簡溫
直指談道不相屈下兩公嘆曰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
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吾今貴曰方矣之人也
猶鏡水之與形接不設知故而方圓曲直莫之逃也事

父孝病卽籲天請代號而哭噤而哀累夜不寢視衣寒
燠食與藥之多寡也事伯叔父亦若父禮處卑利受寡
事就勞或將鬻其產周之產得完他貧者割宅而異之
分財而衣食之在太學同舍某病則調護盡力沒則棺
歛某子以謁選稱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
屍而哭其子謂收責也色彌蹙公收淚言曰長者爲行
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遇于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
券付之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柰何能長
有此也遠近傳誦其義病且革語其偶陳孺人吾無所
憾二親老二子少若取吾所以事親訓子者踵而行之

可矣無若鷄愛子而忘親而丁寧仲子人而不學命之
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好學爲福猶飛鳥之有羽翼
也善成吾志陳孺人名門女公卒垂二十餘年家政增
於往奉宗廟鮮饈之具必豐舅氏繼子而卒喪事戚易
相得姑張年九十不能行侍榻十五年而先姑二日卒
猶語其子吾不獲終事姑何以見而父處娣姒媿屬鄉
里有恩禮教子以勤儉身先之號爲家人嚴君伯子熙
領癸卯賢書仲子照庚戌進士爲儀真尹舊史氏曰漢
儒林蓋有歐陽生云以尚書傳其子世世傳曾孫博士
高高孫地餘官至少府垂久而戒其子官屬送財物慎
毋受其子從之少府生平行事僅見此一端其子名亦
無得而稱焉歐陽家世多大儒兩公父子皆治經學爲
儒宗出入不悖所聞其志操有過人者明府兄弟雖貴
不替素風此之謂世德以方漢儒林殆有過之矣

謝叅軍家傳

謝公名希召字惟喆歙黃山芳村人也蓋晉太傅文靖
公裔有爲歙教授者始遷歙公父隱君廷昱公母李孺
人而廷昱公兄文學廷宣公與其偶蔣孺人舉子不育
文學識公髫鬣中深中夙敏方成令器取子之弱冠補
邑諸生已入成均所師友多名士公博物洽聞談傾四

座結社秦淮一切箋記率出公手人人當其意而文藻蔚然受者藏弄爲榮金司成亟稱之會聞隱君病告急或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公泣而謝不厚于所生能厚于所後乎徒跣奔還三日馳七百里而至得奉永訣然不勝哀病矣其偶汪孺人籲天以身代夢神言吾將活謝孝旦日有老夫詣門言公病可療也孺人偵其狀與夢合投以刀圭遂瘳里人因呼之謝孝云文學公豐於貲悉畀公不受瞿相之圃爲人後者不入何以故殖利故也啜菽飲水可奉親歡奚在多財以與諸兄弟共之叔父廷杲生二子天無後姑婦相依爲命公見之而

泣不幸孤寡而幸貞節光我宗祏爲治田宅以終天年請有司旌之又爲之立後無餒其鬼也嘗以貲屬同產兄次公息之次公長者所授非人耗之不復問李孺人好佛公因好佛日焚香啜茗作供母子旦夕不離謂公兒何不早致身使我稱官人母乎公不可一日之養三公可謝矣母曰我所不足非養也強之謁選得雲南布政司都事歸請于母滇萬里兒何忍舍母獨行母正色曰旣委質爲臣老婦何敢以兒女子之愛廢大義勉之無內顧我尚良食旣蒞滇吏事稀簡與二三僚友宴坐手談退則持一編吟哦不輟尤明習世故叩之立應

潘大夫應公察公才數引與計事事最鉅而多弊者曰
權稅曰軍餉以委公咄嗟而辦猾胥不得高下其手商
歌于市士抃于伍有竒羨則籍而歸之兩臺以廉能薦
于朝或請以署州縣篆固辭夫有司爲士師爲民父母
非屢屢出納會計比也未能操刀而使割無所辱命且
吾欲處不競之地何敢越俎代庖以掩人短衆服其讓
滇鎮臣簡倨藩大夫以法繩其部督鎮臣怒執藩司諸
吏人而驅其卒伍環門而譟大夫欲白兩臺無適遣者
公毅然請行大夫曰事發無相重乎公慷慨言下官不
腆亦天子命吏無下官是無天子請得以頸血濺鎮臣

衣跳身白中丞臺而還訶其譟者曰若欲反邪誰爲主
者天下健者獨乃公乎衆披靡解去滇中人人指目公
是夫修髯而白皙勇乃可敵奔育已奉表入京師所善
故人當路公不爲禮其門下客擲榆之公嘆曰貲郎非
能薄人人自薄耳張釋之司馬相如非乎兩人資適逢
時以文章政事顯令我枉尺直尋卽文章政事何足稱
焉旣還滇報命遷廣西都司經歷上書自免中丞蕭公
規之委吏乘田仲尼不辭何傲倪爲藩臬諸大夫察公
橐亡何有交贈爲道里費公不遑將母憂之忘寢食而
又蒙犯瘴癘行病深矣旣至桂林靖江宗人與憲司不

相能率衆謹囂數日未已公刺得宗人陰事從旁數之
謹者避易病革東嚮而拜已官六百石年五十卽客死
與牖下何殊惟負阿母耳遂卒而母亦先公逝矣子師
古方迎公奔喪不謂身奔公喪也郡守呂公啟其裝惟
圖書衣幘潛然隕涕廉吏信不可爲乎爲具凶事諸臺
聞之相與致賻而歸公闊達有大度人以緩急告必爲
之地構鬪者得片言立罷所周貧乏成喪不可勝計在
滇與其僚楚周至德最稔所爲公狀縷縷如怨如慕如
泣如訴焉公弟少廉少所服下獨云參軍吾家微子無
間然也師古材美質行人謂公有子矣舊史氏曰鄭子
陽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固之難失牛潰之而况粵宗滇
帥乎處置失宜將釀大亂掉三寸舌委七尺軀使悍臣
精卒釋憾而方岳體勢不衰士民不爲池魚林木功無
得而名焉今天下眷眷多事矣君子聽鍾磬鼓鼙之聲
思得謝叅軍其人者豈易哉

王太僕別傳

貴州布政司叅議王公山東新城人也沒贈太僕少卿
故稱王太僕復以仲子少司徒貴贈如其官故又稱王
司徒云公名重光廷宣其字居灤川因以爲號成進士
由司空司徒郎歷藩臬皆知名獨貴州最著所分守貴

寧安平後先三載多惠政獨平蠻督木二事最著舉其
著者永寧宣撫司所部有羿蠻者凡四十八寨其地曰
落紅通四川九絲夷而時蠶食貴州之永寧若赤水諸
衛景泰天順弘治迄嘉靖初大興師討之甫定我士馬
物故畧相當矣歲甲寅蠻杜皮以私忿殺其酋張狗兒
合黑白兩種蠻三萬寇當路塞焚廬舍廐置繫纍男女
旄倪不時贖輒刳殺之所過儋石之儲無憇遺者周道
千里鞠爲茂草焉是時新營三殿貴州當采木木產諸
夷以羿蠻故方命大司空莫知計所出撫臣高公廉公
知深勇沈檄便宜行事公集薦紳大夫若鄉三老若博

士弟子員曉暢兵要者咨詢蠻所繇叛與其道里險夷
種落強弱翔實曰吾知所以辦此矣蠻非敢仇中國弑
君長虞不免誅困獸猶鬪耳令將盡獮薙之必徵師數
十萬餉金稱是且非累數歲不可其如民何蠻負固謂
我厚集兵而後敢入忸不設備時乎時乎間不及謀故
師宜神速也彼所與非我族類迫而散走亡命匿藏我
兵深入大索將柰何故蹊隧宜杜也乃廣間諜謹斥埃
趣收保而部署諸材官有膂力心計者得指揮使丘東
陽以兵三百人守水落古隘路指揮使桑珪以兵三百
人守得要關指揮使李萼以兵五百人入石圓坪表甲

啣枚具藺石渠荅虎落木樵校聯不絕而身率部下敢
死士千人以千百戶袁孺林成棟等分領之曰不入虎
穴安得虎子爲師期宿而至落洪不如約者有常刑昏
乃戒令秣馬食士將吏以公素不貫金革叩馬固留公
怒斬牲示戮唯余馬首是瞻却者有如此夜中乃令服
兵擐甲縛馬舌出火竈行頭皆官帥攤鐸拱稽旣薄巢
窟蠻寂無知者公乃周麾而呼鳴鍾鼓丁寧錚于士譁
鉅距踊屋瓦盡振聲動天地灌脂束葦爇之光明炫燿
勢熏灼人蠻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竄東西則丘暘
等扼吭倚角一二潰圍者立磔之蠻乃大哭聲亦動天

地酋長肉袒伏斧質詣吏請死公令舌人召酋前數之
曰何以謝吾死亡者則取首禍榜笞數千刺剝甚者皮
面決眼剜和門下何以給吾被鈔鹵者則願以夷俗十
償一何以明不叛則弃其鎧弩散髮獻體無持尺寸兵
何以明久要則契箭牌軟二物血乃釋酋縛于杖衆羅
拜乞哀公始責之衆復羅拜公率而北鄉呼萬歲者三
爲更約束易置軍吏而退是役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貴人所爲日夜切齒腐心者一洗之手舞足蹈謳吟不
絕口撫臣上功請加爵留采木

上褒勞之而俟工竣予殊擢公益感奮勤於其職隨山

刊木若果峽口大落包霧露溝卽土人所不到無不畢
至山則綴釘于履水則浮一木渡瀕死所者數矣有王
張兩指揮者竟死而公賴天幸得免跋涉自如客風公
何自苦乃爾公曰

天子朝會無所臣安得有象諸夷爭以異材效公顧絕
壁萬仞下臨不測之淵巨石衡貫其中人力未如之何
公齋沐露禱爲祝嘏詞三章以告神忽大雨萬壑鼎沸
木不蹙而馳一息踰數舍衆驚爲神助而公廢寢食衝
瘴癘絕不少休疾在死法中不起矣撫臣以聞下禮
官禮官言上砥節首公死而後已宜有贈卹

上詔荅曰王其忠勤可憫其子祭一壇王張兩指揮給
葬具又三年三殿成大司空言貴州木甲諸路而公功
爲冠事竣加爵有成命在贈公太僕少卿貴州人爲立
祠以配文成侯號曰二王公嘗與李叅將爵都肄士一
發九矢如樹而貌文弱粥粥若無能李深愧謝居平署
其門楣曰赤心報國直道事人病力思飲雨水頃之雷
雨大作復口占有小醜鬼飛忠臣福屈之句其鞠躬王
事孳孳汲汲雖彌留不少恇懼如此到於今諸夷經公
祠搏顙作禮然後去旱乾水溢穰賽受命如響子姓禪
其業起家八座九列侍從方面若登賢能書者數十曹

海內稱右族則山東王氏首僂指矣舊史氏曰余入蜀承乏攝督木事播酋方蹂躪川貴軍將覆沒朝臣相視而嘻無論費不貲蓋民之死亡者數十百萬矣木出夷方冷磧者佳夷馬應龍攘之播亦圍奪我商木無算在事之臣誠得如王公材譖夷不爲梗而爲用我不喪兵而可坐致木視今日利害不相萬哉余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語有之活千人者封公所活倍蓰矣生不封死而尸祝之子孫繩繩賁相望于鍾鼎竹帛間天有顯道詎不信然哉

王蔚州小傳

王蔚州者名命字子將陝西同州人也童子時風韻迥上立義不侵爲然諾督學使者王襄毅公亟稱之三十舉于鄉再上公車不第歲乙卯陝西地大震城復于隍市無居人惡少年數十百爲羣椎剽拍冢有司恇怯莫適討捕蒲阪楊尚書渭南南鈗部稍部署鄉人格殺之盜轉徙至同州鈔掠如鳥獸舉君奮曰鼠子欺我弱耳集其宗黨百人爲什伍守望鳴桴不絕盜無敢舉左足而窺王氏者州大夫召百人來分部索盜君曰不教而戰趣死地也身率百人前敦陳整旅以軍法從事有三人者死戰衆無不一當百得渠率若干人戮之市其黨

束而詣吏而更爲州扞擻披挺搢鐸勇怯盡應終夕謹
鉦聲震山谷盜大駭散走同州以安治兵使者徐公下
檄勞之已造其廬頓首謝君爲孝廉而能若是異日任
天下何難爲尚書銓部事哉禮捍大患者則祀之同之
人雖生而尸祝君可也侍御史陰公謫倅同驟旌君之
伐於是秦人爭言王舉人殺盜功或過當所殺盜家耻
其聲及諸刑徒胥靡爲流言君殺人無辜而徐公與陰
公徙官去部使者屬藩臬逮君傅致其罪久之陰公復
爲上郡丞徐公復按關西白其狀獄乃解謁選人主爵
者固已聞君名因授蔚州蔚州雲中要害地人謂君且

以武健勝任爲快而顧孜孜務與民休息首繕學舍教
督諸生譬曉諸鬪訟者令邑父老居間使結言而退所
部小官有中橫民嗜噬者力爲理出又不妄取一錢蔚
州人號曰王青天諸臺使言君能經營劇事盤錯悉倚
辦君君坐不勝勞遂卒有四丈夫子仲曰淖最知名舊
史氏曰今天下多故矣衆口爲政科條繁密當事者奚
翅掣肘盖若束縛之事定則索垢求癥不欲以功名與
人使蔚州在今時與盜先後死獄耳卒賴陰徐兩公以
免殆有天幸哉宛鄧歲侵克民膾人肝而益朝餽之膳
死者以澤量劉使君卿誅之乃定亦橫被口語其事畧

與蔚州類且皆秦人也余并識之蔚州多孝友至行詳
卿人王憲使銘中不具論



